

武俠小說

日本
IZ 104
BX-3



不肖生著

現代奇人傳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現代奇人傳序

能十八般武藝。運千斤石。如飛當場獻藝。一座俱驚。此非現代之奇人乎。曰。否。此江湖賣藝之流。不足稱也。然則攀繩走索。疾若猿猴。吞火納劍。詭同妖魅。此又非現代之奇人乎。曰。否。此眩人術士之流。更不足稱也。然則暢談術數。追踪鬼谷。詳論休咎。接軫君平。斯於奇人之稱。或可當之。無愧乎。則更曰。否。否。星相之流。徒仗巧言。詭辯以欺世。非真具先知之術。能識過去未來也。彼所謂奇人者。蓋以武俠之行。具仙佛之志。上通天文。下識地理。旁譜三略。六韜。以及陰陽消息之事。刀兵所不能傷。水火所不能害。而具千里眼。順風耳。諸廣大神通於其一身者也。願此言一宣。羣乃譁然而笑曰。噫。有是哉。此。奮言耳。當此科學昌明之世。一切均當以科學爲準。則此等怪誕不經之說。

豈容輕易宣之於口乎。雖然，余非好爲怪誕不經之說也。固亦準乎實際而立言。與科學家所取之態度初無二致。實際者何？即此不肖生所箸之現代奇人傳是誠能取而一細讀之。當知余言之非妄發。而科學家得此一資參考。或更能建立一確切而不可動搖之理論乎。是爲序。

民國十七年九月莒狂序於海上

現代奇人傳目錄

- 第一回 熱心革命豪士傾家財 盛德移人衆星拱北斗……………一
- 第二回 寂寂門庭何來不速客 疑疑德宇暗有保鏢人……………五
- 第三回 一紙書來故人無恙 數聲槍響邏士遭殃……………一〇
- 第四回 防身有器兩桿盒子砲 報酬無由一幅米公書……………一四
- 第五回 石尤無阻神仙顯神通 二豎交纏異人醫異疾……………一九
- 第六回 閒閒致詞暗彈鄉愿 草草走筆驚退正人……………二三
- 第七回 黑幕重重自陳隱史 惡因種種又蹈覆車……………二七
- 第八回 奇術如神生死骨肉 大恩在念頂禮焚香……………三二
- 第九回 工搬運朋儕齊咋舌 擅土遁茶役暗稱驚……………三八
- 第十回 空中顯聖小懲淫荒 夢裏從師盡傳道術……………四五

- | | | |
|------|-----------|------------------|
| 第十一回 | 叱鬼呼神齊供奔走 | 吞烟吐霧幻作龍蛇……………五四 |
| 第十二回 | 筵前顯絕技舉重若輕 | 室內訴陰謀投明棄暗……………六四 |
| 第十三回 | 輕裘肥馬游子回鄉 | 旨酒嘉肴浪人設宴……………七四 |
| 第十四回 | 世亂年荒殷勤籌巨款 | 臘殘歲迫慷慨代長征……………八二 |
| 第十五回 | 求賢士秉節顧衡廬 | 退敵軍卜龜得預朕……………九一 |
| 第十六回 | 奇術巧施轉敗爲勝 | 重譴立降非人實天……………九八 |

現代奇人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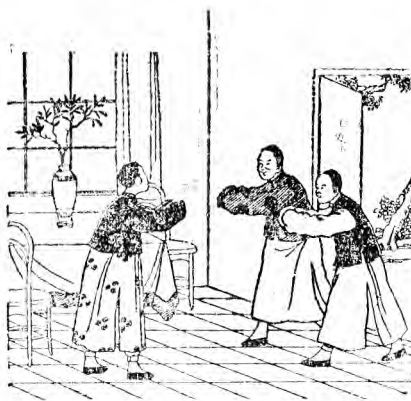
第一回 熱心革命豪士傾家財 盛德移人衆星拱北斗

話說熊靜藩是湖北一個富家子。論文學雖是少小時曾延師在家中教讀了好幾年。祇是僅讀到文字清順而已。並沒有了不得的才名。論武藝更是一個完全的外行。一手拳腳工夫也不曾學過。也無意結交江湖上的好漢。然江湖上的頭等好漢。偏是接二連三的到湖北去結交他。要說他是富家子。家中產業多。手頭肯揮金如土。學小說書中的賽孟嘗罷。而他出名使江湖上好漢到湖北去結交他。却在他傾家蕩產一貧如洗之後。他爲甚麼事。傾家蕩產呢。說起他那回的事來。他的親戚故舊不以他爲然。不用說了。就是一般認識他的人也。都背地裏罵他比豬還蠢。他家的動產和不動產。

總共算起來雖不多。也有四十多萬。熊靜藩本人不嫖不賭。更沒有其他耗費銀錢的嗜好。祇因清朝末年。他有一班圖謀革命的朋友。但是他也沒有拿出多少銀錢來。幫助革命的事業。民國元年。他的朋友在武漢起義。組織了軍政府。大家都要拉他出來做官。他雖是個讀書人。手中又有的是錢。若換個別人。一定是要趁此過一過官癮的了。他却不然。一口回絕了。甚麼官也不肯做。癸丑年袁世凱派人把宋教仁刺死了。這時的革命黨變成國民黨了。國民黨人在江西獨立。湖南已響應了。熊靜藩的那一班革命朋友。又極力慫恿他。要他出來做反對袁世凱的事業。他此時也覺得袁世凱的行爲卑劣。可惡。就毅然出來從事反袁的運動。爭奈當時大借款成功了。袁世凱有的是錢。四省獨立的局面。祇是曇花一現。就被袁世凱用金錢買得烟消火滅了。那些出頭露臉的革命偉人。多少不等的。各自捲了些盤纏。一溜。

烟到東西洋亡命去了。對於平日跟着他們出生入死的部曲自然一股腦兒撇下不管了。至於獨立時與袁家軍鏖戰陣亡的官佐兵卒更是白送了性命。一般偉人誰也沒將這些不相干的事放在心上。惟有熊靜藩就因他自己部下的官佐兵卒共被打死了三四百受重傷以致殘廢的也有幾十人。他原可以也和那些偉人一樣一同逃走到東西洋去的。祇爲放不下這許多陣亡官兵的遺族和幾十個受傷的祇好悄悄的在漢口租界上住着。料知袁世凱一時是不會倒的。想到國民黨在國中活動的時候再設法來撫卹傷亡。更是河清難俟的。他部下的官兵又都是由他自己在家鄉地方招募的。他想若就是這們看着他們死的死傷的傷。不設法撫卹安慰他們。都是由我招募出來的。又在我部下受我的指揮和袁家軍拚死血戰。我問心如何過得去。於是就決心自己變賣產業拿錢來撫卹他是在本地方。

招募的人各人家裏的情況他都知道得詳盡這一場撫卹辦了四五百官佐兵卒的家中皆受了實惠他本人便從此成爲一個沒有產業的人了好在平日富裕的時候自奉並不豐厚所以雖一時將產業蕩盡也不覺得拮据難堪然而江湖上的好漢就因聽得他有這番舉動都很欽佩他書上所寫的劍仙俠客一般人都視爲紙上空談向壁虛造的人物近十年來熊靜藩都一一親眼見識了祇有各小說上不曾寫盡的沒有小說上寫



專誠到漢口拜訪他殷勤和他結交便在他所結交的好漢當中有些奇人奇事不可不記載出來以見中國地大物博真是無奇不有尋常小說

了。爲。現。在。所。無。的。在。下。曾。由。友。人。唐。君。介。紹。在。漢。口。與。熊。君。會。過。幾。次。以。下。所。記。的。奇。人。奇。事。有。得。自。熊。君。口。述。的。有。得。自。唐。君。口。述。的。在。下。皆。能。相。信。決。無。虛。妄。諸。位。靜。靜。的。聽。在。下。一。段。段。的。述。來。就。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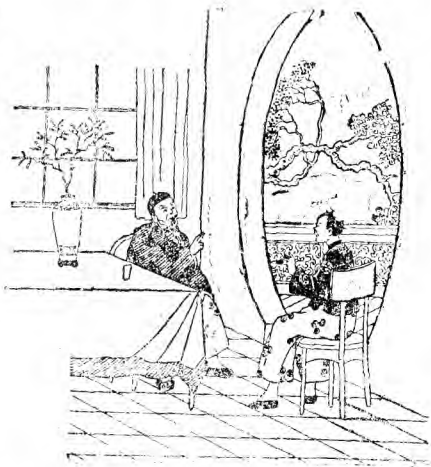
第二回

寂寂門庭何來不速客

巖巖德宇暗有保鏢人

話說與熊君結交的正是分劍仙俠客兩派。俠客的首領。姓金。名秀山。山東人。年齡總在六十以上了。生得魁梧奇偉。神彩驚人。初次來會熊靜藩的時候。事前並沒人來通知。熊靜藩心中也不知道。中國真有專以行俠做義爲職務的人物。至於行俠做義而有組織有團體有首領。尤其是他做夢也想不到。有這們一回事。他初見金秀山三個字的名片。覺得這姓名很熟。但是自問沒有姓金名秀山的朋友。既是投刺來謁。且會面再說。及會面倒把熊。

靜。藩。吃。了。一。嚇。原。來。金。秀。山。儀。表。非。常。銀。絲。也。似。的。一。部。鬚。鬚。飄。拂。胸。際。兩。道。掃。帚。一。般。的。眉。毛。也。是。根。根。如。雪。兩。眼。神。光。充。足。使。人。一。見。就。知。道。不。是。一。個。尋。常。人。物。加。以。寬。袍。大。袖。衣。履。鮮。明。不。是。達。官。貴。人。沒。有。這。般。氣。概。熊。靜。藩。自。傾。家。撫。卹。傷。亡。之。後。富。貴。中。人。因。他。已。由。富。物。教。他。心。裏。安。得。不。大。吃。一。嚇。呢。金。秀。山。發。聲。如。雷。鳴。的。先。開。口。說。道。久。仰。大。名。欽。佩。的。了。不。得。這。回。因。有。事。到。了。武。昌。特。地。轉。到。漢。口。來。瞻。仰。瞻。仰。望。



家。公。子。變。成。了。一。個。平。常。小。百。姓。多。不。與。他。往。來。了。門。前。達。官。貴。人。的。車。轍。久。已。絕。跡。於。今。忽。然。來。了。這。般。一。個。儀。表。堂。皇。的。人。

恕我魯莽。熊靜藩聽他說話是山東口音。然並不知道山東金秀山是何人。祇得胡亂謙讓了兩句。接着請教他的來歷。金秀山見熊靜藩完全不知道。他還得請教他的來歷。似乎有些詫異的神氣。一點兒不藏頭露尾。很慷慨的說道。此刻在山東的張懷芝。正懸重賞。要捉拏我老哥。不知道嗎。說時。抬頭連打了幾個哈哈道。他張懷芝如何配拏我。我上午在山東。下午就到了吉林。我站在他跟前。他都不知道。他如何配拏我呢。他的左右有八成是我手下的人。他祇要動一動念。我頃刻便得着消息了。也不僅張懷芝。左右有八成是我手下的人。各省會各大碼頭。以及現在一般人所認做大人物的部下。何處沒有我的人。坐守在那裏。專探消息。我生平佩服的人。祇有兩個。一個是孫中山。一個是康南海。他兩人無論有甚麼主張。我總是贊成的。並不是我一味盲從。因爲我實在信服他兩人。是天地間正氣所結聚。

他兩人所有的主張不問是與不是於國家有不利益總不和旁人一樣是爲自私自利而主張的是正大的。是光明的。我二十年來就認定了他兩個人是我輩以行俠做義爲職務的人所應該擁護不使他受生命危險的。所以不斷的打發我最精幹的徒弟在他兩人跟前隨時隨地的暗中保護他兩人。至今還不知道呢。接着又哈哈的笑了一聲道。我原是不教他兩人知道。啊。上次鬧張勳復辟的時候。康南海不是有我那幾個徒弟跟着他能出京嗎。我輩的行動祇能認人不能認事。我輩認定了這人是光明正大的。就處處幫助他成功。防禦反對他的侵害。至於這人所做的甚麼事。我輩不過問。那怕是一樁於國家極重要的事。倘主持其事的不是光明正大之人。我輩決不因事之重要而出力幫助。爲的是國家大事是非曲直不是我輩沒有學識的人所能判斷。各人的主張不同所見的也就有了分別了。所

以祇能認人不能認事。金秀山一張口滔滔不絕的說了這們一大篇的話。熊靜藩聽了。因是初次會面。不知道金秀山的底蘊。心中不免有些疑信參半的地方。當下也不能辨論。詰問祇是聽到耳裏。記在心裏罷了。彼此又隨便談論了一會。金秀山便告辭走了。熊靜藩問他的廝處。他彷彿覺得熊靜藩是打算去回拜。即抱拳說道。你我相交不在形跡。我到處都是來來去去的。不能抽工夫。在一處久留。今天這時分在此地拜你熊先生。明天這時分在山東老家裏坐着也說不定。祇是我有一句話得說。我此後有信來問候你。你不要吃驚。也用不着回信。有甚麼吩咐。祇須對送信的人說。便了。送信的都是我手下親信之人。他們不敢胡言亂道。熊靜藩滿口應是。心裏却不敢相信。明天在山東老家裏坐着的話。不知金秀山這話確不確。且俟第三回再寫。

第三回 一紙書來故人無恙 數聲槍響羅士遭殃

話說金秀山走後。光陰容易的過了三個多月。熊靜藩已沒有把這回事放在心裏了。這日忽來了四個關東大漢。一式的穿着灰色長袍。口稱奉金爺的命。特地送信來問候。熊先生的熊靜藩出來。四大漢同時打趄請安。一個從懷中取出信來。雙手恭恭敬敬的捧着送上。熊靜藩打量這四個人體魄雄壯。是不待說眉目之間。都現出一種精悍之氣。衣服也非常寬大。各人腰間都好。像帶了甚麼東西。不過非仔細定睛。看不出。看金秀山的信。雖祇有幾句問候的話。然文字皆極雋雅。是一個擅長文學的人的手筆。熊靜藩見信中沒有要緊的事。就懶得寫回信。口頭對四人說了一番感謝。金爺存問。並問候金爺的客氣話。拿了四十塊洋錢賞給四人。四人初推辭不敢收。熊

靜藩再三勉強他們纔收了。重新打趵謝賞。四人剛走了不到三小時之久。熊靜藩偶然出外。便聽得馬路上的人紛紛傳說。一碼頭有強盜打死了一個印度巡捕。熊靜藩心想。青天白日。怎麼會有強盜打死巡捕的事發生呢。隨卽向一碼頭走去。想打聽是怎樣一回事。走到一



增加了幾倍。熊靜藩走到一家熟識的店裏去打聽。這店裏的人說。我親眼看見兩個身穿灰布棉袍的男子。年紀。却。不過。三十。來。歲。身材。高大。一面。並。停。留。看。熱鬧。和。探。消息。的。人。比。平。常。一。一。

肩走着。一面談話。從我這店門口。經過橫過馬路。到對門街沿上。好像擡起棉袍。待從裏衣口袋裏取甚麼東西出來。一個不留神。噹的一聲。從棉袍裏面掉下一件很重的東西。在水門汀上。我趕着立起身。看時。原來是一桿七八寸長的手鎗。當時恰好有個印度巡捕。一步一步的在馬路旁邊踱着。忽見這大漢。有手鎗掉下。也不說甚麼。祇用眼向大漢釘住。那大漢並不驚慌。更不急於拾手鎗。還回頭望着這巡捕。笑了一笑。纔行若無事的彎下腰去。剛將手鎗拾到手。這巡捕已擎自己的手鎗在手。指着大漢。喝道不許動。大漢那裏作理會呢。祇見他連腰都沒伸。直兩脚一蹲。就利飛得起的一樣。身體騰了空。我還沒看得仔細。那大漢便已縱身到了第三層樓上的屋簷邊。坐着這巡捕。見一個已逃上了屋。正待轉鎗頭對同行的這個開放。祇是那裏來得及呢。這大漢早已挺鎗在手。等着的神氣。這麼鎗頭還沒掉轉。大漢

的鎗聲已響。巡捕應聲而倒。鎗彈正從太陽穴進穿腦而出。簡直手脚都不曾揮動就死了。大漢將巡捕打死也是一蹲身就騰空而上。但是雙脚一着屋簷不知怎的又掉了一桿。手鎗下來坐在屋簷邊的那個大漢見同行的手鎗掉了。隨即往下一跳。正落在手鎗旁邊。拾起手鎗還看了一看。復望了望。巡捕頭上的傷處。方重新一躍上房。二人頭也不回的祇幾蹤便不知去向了。等到兩頭的巡捕聽得鎗聲趕過來時。祇看見這個被打死的巡捕。創口流血不止。氣是已經咽過了。平常若是遇着有強盜和巡捕開鎗馬路上的人。總是嚇得向兩頭飛跑。恐遭誤傷。惟有今日不同。兩個強盜都行若無事的一點兒不慌亂。看的人也沒有驚慌失措的。不僅不分頭向兩邊飛跑。反而大家立住脚。看強盜。躡上躡下。熊靜。藩自然很佩服。這兩人的本領高強。祇是聽得兩人一般的三十來歲。年紀一般的身材。高大一般的身穿灰

布棉袍不由得心裏有些着驚。不知這打死印捕的兩個人是否就是金秀山差來的人。且俟第四回再寫。

第四回

防身有器兩桿盒子砲

酬德無由一幅米公書

話說又過了些時。又有人送金爺問候熊先生的信來了。熊靜藩看來的也是四個。也是一般的三十來歲年紀。不過衣服的顏色材料不同。四人都穿了馬褂而已。細看四人腰間也微微的有些顯露。好像是帶了和那四個一般的東西。熊靜藩看過了信問道。前次送信的這回沒有同來嗎。其中一個答道。金爺每月有幾次派人到漢口來辦事。不知道前次送信給熊先生的。是誰。熊靜藩因不知道那四人的姓名。不便緊接着將打巡捕的事說出。直到後來送信的次數多了。彼此親熱無話不談了。熊靜藩問他們腰間帶了。

甚麼東西他們揭開長衣取出來原來每人身上帶了兩桿盒子鎗鎗上子彈都裝好了攔腰綁着一條皮帶帶裏一排一排的插滿了子彈並且有一大半是軟鼻彈彈尖有十字縫的據說這種軟鼻彈就打在不重要的地方也得永遠成爲殘廢的人因爲軟鼻彈的尖頭是鉛的約有半分深以下就是鋼的鉛頭上還鋸了兩條十字交叉的口子一着肉便開花那怕近在咫尺也不至穿透過去據說這種彈子是要在被圍不得已的時候纔可使用爲的被圍自是敵人太多若一彈送一個敵人性命金爺說殺人過多有傷上天好生之德然不下辣手不能突破重圍鋼彈打在不致命的所在當時還有開鎗抵抗的力量祇有這種彈子就打在手腳上也得登時倒地我們打人第一個要穴就是太陽一着便昏倒不能開口免得從被打的口中說出容貌裝束來熊靜藩問道現在各碼頭各口岸都有人檢查你們是這般

全副武裝的來來去去。如何不被檢查出來呢？他們笑着搖頭道：「怕甚麼？究竟他們何以不怕？大約有關於他們內部的祕密。他們不肯說。熊靜藩也不便問。祇問了那次打巡捕的事。據說那兩個大漢就是前次送信的。因那兩人有一次在漢口短少了盤纏。曾押了一隻金戒指在一碼頭當店裏。那回每人得熊靜藩十塊錢的賞號。就打算到當店裏去贖取金戒指。走到離當店不遠。想從裏衣袋中取出當票。誰知腰間掛手鎗的鈎。不曾套牢。以致鬧出那們大的亂子。兩人回去都被金爺重重的責罰了。依得金爺那時的性子。定要開鎗的那個人自行投案。辦抵虧了。大家求情。纔責罰了事。然他兩人就因那回的事。做得荒唐魯莽。直到於今。金爺還沒有派差到他兩人名下。金爺平生最痛恨的就是拿人命當兒戲。有時却殺人不眨眼。熊靜藩有個朋友是康南海的小門生。就是紹介在下利熊靜藩會面的唐君。唐君與

熊靜藩往來最密。知道金秀山的事也最詳。一日在上海見了康南海。想起金秀山的話來。便說道。有一句話多久就想問太老師。那年復辟不成之後。太老師出京有人同走麼。康南海道。沒人同走。我改了裝束。誰也不知道。唐君又道。也不覺得暗中有人跟隨麼。康南海聽了很詫異的說道。你這話提起來。我倒想起一樁很奇怪的事來了。你何以忽然問我這話。唐君因將金秀山所說。曾派徒弟暗中擁護的話說了。康南海點頭道。哦。原來是這們一回事。他若不說出來。我心裏的疑團將永遠不得解釋。我那次走上津浦車的時候。就有一個形色很匆忙的漢子。走近我身邊。打了一個蹉。低聲說道。康大人。請坐過那邊去。旋說旋指着車廂角上的一個座位。我看他沒有惡意。卽移到廂角上坐了。那人離我四五個座位。立着同時在車廂中立着的。還有五六個人。似乎是相識的。却不交談。我因懷着戒心。所以對廂中人的。

舉動都很注意。祇有這幾個立着的。看不出他是那一類的人。而那人又認識我。究竟猜不透他。請我移座位。是好意呢。還是惡意。車到浦口以後。便不見那人的踪影了。

唐君復將金秀山之爲人。並崇拜南海的話說了。康南海很高興的取了一張玉版箋。揮毫

題了四個大字。並

秀山早已得着消息了。唐君還不曾寫信告知熊靜藩。熊靜藩就接了金秀山的信中。述康南海賜字由唐君轉交的事。不知以後尙有什麼奇事。且俟



很客氣的書了上

下款。交唐君轉託

熊靜藩送給金秀

山。唐君因一時有

事不能到漢口去。

那字至今還存在

唐君行篋中。然金

第五回再寫。

第五回

石尤無阻神仙顯神通

一豎交纏異人醫異疾

話說熊靜藩結識金秀山不久。又有一個姓周的來拜訪他。姓周的叫甚麼名字。在下却忘記了。於今在漢口凡是與熊靜藩交好的朋友。無不認識這姓周的。大家都稱做他周神仙。他也受之不辭。在下記述他的事跡。也祇好跟着稱呼他周神仙。周神仙是湖南人。初次拜訪熊靜藩的時候。便直言無隱。說自己是鍊劍的人。世俗所謂劍仙的。便是劍仙也。有組織有團體。也和俠客一樣。各省會各碼頭都派了人坐守。凡是鍊劍在他這個團體之內的。每年訂了日期到四川峨嵋山聚會一次。所有重大問題都在這聚會的時候解決。他是剛纔被派到漢口來坐守漢口碼頭的。至於他擔負的是些甚

麼任務。他不肯說。據他說在他之前坐守漢口這碼頭的姓劉。在漢口三年。每日擺一個測字攤在大智門旁邊。替人測字。三年沒有能看出他是個劍仙的人。周神仙有一個朋友在岳州。交情最厚。每一個月得去岳州看那朋友一次。熊靜藩曾同去過。那朋友是一個五十多歲的道人。不但沒有鍊過劍。甚麼學問也沒有。甚麼本領也沒有。言談像貌都很鄙俗。不知道周神仙何以這們對他殷勤親切。周神仙和那道人歡喜吃鴨。每次會面總得吃完幾隻鴨子。周神仙去岳州也不坐輪船。也不乘火車。祇是雇定一隻雙飛燕的划子。議妥價目。來回多少錢。從來坐民船。行到一百里以上的水路。便不能算定時日來回。因為風色不能一定。若是遇着倒風。或狂風。常有停泊。在一個汊港裏。好幾日不能行動的。惟有周神仙雇船。能算定來回的時日。儘管刮倒風。或中途遇了狂風。江裏沒一條船敢走。獨他的船好像能避風。

的一樣照常行走。熊家有個老媽子，頸項上生了一個酒杯大小的瘡，痛的不能動。躺在床上，整日整夜，哼聲不止。外科醫生費盡了氣力，治不好。熊靜藩聽了那哼痛的聲音，非常難過。偏巧這老媽子在熊家服役十多年了，是個無家可歸的可憐婆婆，不能遣送到別處去。周神仙來了，熊靜藩便問他道：「你是個有道法的人，我家老媽子頸項上生了個瘡，日夜哼痛的聲音最慘，你能替他治好麼？」周神仙道：「且看看，或者能替他治好。」熊靜藩因老媽子起床不得，就引周神仙到床前，看了看，笑道：「治好是立刻可以治好的。不過這裏找不出替他東西，熊靜藩問要甚麼樣的東西，便可替周神仙道：「雞鴨豬狗都能替得，祇是他這瘡的毒太重，恐怕雞鴨豬狗都受不住。因替病而傷其生，是不可以的老婆婆，你得依我一句話，我就好老媽子正痛得沒奈何的時候，忙答應甚麼話，都依得。」周神仙點頭道：「我方才進大門的。」

時候恰好看見你家裏的廚子提了一籃黃鱧回來。想必是安排今日午飯用的。去選一條活的用木盆盛了來。熊靜藩叫當差的去辦。沒一會就捧着木盆來了。周神仙問老媽子道：你會念往生咒麼？老媽子還沒答出來。熊靜藩已搶着說道：往生咒會念，我老太太當日持往生須一百遍。往生咒三年不能間斷。念時心中須回向這條替你受苦痛的黃鱧。念滿三年就可不念了。從今日起到死不許吃黃鱧。你依得麼？依得便心



咒最誠虔。每逢月半月底燒起往生錢來。全家的人都得幫着念。他是念慣了的。周神仙道：那就好極了。你這瘡好了之後。每日

裏發這誓願我卽刻替你治好這有甚麼依不得呢老媽子自然滿口答應依得祇見周神仙將黃鱔捉在手中口裏默念了一會陡然伸手向老媽子頸項上一抓不知有何效驗且俟第六回再寫。

第六回

閒閒致詞暗彈鄉愿

草草走筆驚退正人

話說周神仙伸手向老媽子頸項上一抓手並不會沾到瘡上去道法的妙用真不可思議彷彿抓着甚麼東西的樣子在黃鱔頭以上二三寸遠的地方一敷登時腫起一個瘡來與老媽子頸項上的一般無二再看頸項上不紅不腫已完全回復了原來未生瘡的皮肉因有這種神異的事跡所以大家稱呼他神仙有一個湖北人姓陳的與熊靜藩是同鄉時常到熊家來玩耍和周神仙也見面多次熊靜藩每喜要求周神仙占課斷的靈驗異常。

不過。一。日。祇。能。占。一。課。占。過。了。決。不。再。占。占。課。的。時。候。無。論。甚。麼。人。在。房。中。都。不。要。緊。惟。有。這。姓。陳。的。一。來。周。神。仙。便。立。時。停。止。不。占。了。也。不。肯。說。出。一。個。所。以。然。來。多。是。推。諉。他。自。己。心。裏。有。事。不。誠。虔。暫。時。占。不。得。姓。陳。的。雖。與。周。神。仙。見。過。多。次。並。沒。看。見。過。甚。麼。神。異。的。事。因。此。心。裏。不。服。他。也。是。個。讀。書。人。平。日。自。謂。是。上。流。人。物。的。遂。到。處。毀。謗。周。神。仙。並。說。熊。靜。藩。沒。有。見。識。容。易。受。人。的。騙。世。間。那。有。甚。麼。神。仙。就。是。會。些。邪。術。也。祇。能。稱。爲。妖。人。常。言。邪。不。勝。正。見。了。正。人。所。有。的。邪。術。便。都。使。不。出。來。了。所。以。每。次。有。我。在。跟。前。他。立。刻。規。規。矩。矩。的。坐。了。連。課。都。不。敢。占。一。個。是。甚。麼。神。仙。拿。着。這。類。話。說。的。地。方。多。了。當。然。又。有。不。服。姓。陳。的。人。傳。說。給。周。神。仙。聽。周。神。仙。笑。道。我。本。不。是。神。仙。也。沒。自。稱。神。仙。旁。人。隨。便。稱。呼。有。甚。麼。要。緊。我。看。他。姓。陳。的。本。不。是。正。人。要。自。稱。正。人。倒。是。有。些。使。不。得。周。神。仙。這。話。也。有。人。搬。到。姓。陳。的。耳。

裏去了。姓陳的最歡喜。充正人聽了說他本不是正人的話。這一氣非同小可。這日打聽得周神仙到了熊家。就跑到熊家去。熊靜藩正陪着周神仙在自己讀書的房裏閑談。姓陳的也做作閑談說笑話的神氣。對周神仙說道。靜藩和一班朋友都稱呼做神仙。你也公然答應。我想世間那裏真有神仙。便是有神仙也應住在天上。不應終年還是和凡夫俗子在一塊。與凡夫俗子一般的飲酒食肉。你到底。是甚麼神仙。請說給我聽聽。周神仙大笑道。還是你這人爽快。我前日就聽得說你自稱正人。我覺得你這正人和我這神仙一樣。都不甚妥當。不過我是旁人稱呼。沒有你這自稱的來得爽快些。姓陳的生氣道。我如何不是正人。你何以見得我不是正人。周神仙仍是嘻皮笑臉的說道。我又如何不是神仙。你又何以見得我不是神仙。呢。姓陳的忿然道。你既是神仙。就使出一點兒神仙的本領。我看周神仙笑道。你要看我。

神仙的本領。麼這房裏沒有外人。倒不妨使一點兒。給你看看。一面說。一面從桌上取了一枝筆。在他自己的大指上畫了幾畫。熊靜藩便看他畫的。是兩筆。眉毛。兩眼。睛。一隻。鼻子。一張。口。畫的。又草。率。又。不。勻。稱。也。猜。不。出。是。甚。麼。用。意。畫。完。了。將。筆。一。擯。卽。豎。起。這。隻。大。指。頭。朝。道。看。仔。細。麼。姓。陳。的。到。這。時。也。顧。不。得。有。熊。靜。藩。坐。在。旁。邊。了。身。體。篩。糠。也。似。的。抖。着。連。忙。跪。倒。在。地。叩。頭。道。你。老。人。家。確。是。神。仙。祇。求。你。老。人。家。周。神。



着。姓。陳。的。大。聲。喝。道。來。了。你。看。罷。我。是。不。是。神。仙。你。是。不。是。正。人。姓。陳。的。對。指。頭。望。了。一。眼。臉。上。就。嚇。變。了。顏。色。周。神。仙。接。着。喝。

個不待他往下說，急伸右手將他拉起，月舌頭在左手大指頭上一舐，連連陪笑說道：「逗着你開心的也。這們認真做甚麼呢？請坐請坐。姓陳的好，半晌還癡癡的坐着，如失了魂的人。」周神仙端了一杯茶給他，喝了纔好。姓陳的去後，熊靜藩問周神仙用甚麼法子把姓陳的嚇到這樣。周神仙搖頭道：「沒有甚麼。他是讀書人，膽小容易使他害怕。」熊靜藩知道這是掩飾的話，定要他說出畫的那面孔怎麼能使他看了害怕的理由。周神仙仍是搖頭道：「何必追究呢？」熊靜藩當時雖不能再問，然懷著好奇之心，總想將來遇着機會追究他一個，所以然出來，不知追究出來沒有。且俟第七回再寫。

第七回 黑幕重重自陳隱史 惡因種種又蹈覆車

話說過了些時，熊靜藩會着那姓陳的，姓陳的深深作了一個揖道：「我那次。」

見周神仙的事。求你不要對外人說。好麼。熊靜藩道。要我。不對外人說。是。可以。的。不過。你。得。將。所。以。然。說。給。我。聽。你。當。時。看。見。他。大。指。頭。上。畫。的。是。甚。麼。東西。姓陳的問道。周神仙不會對你說出來嗎。熊靜藩道。他若說過。我也不問你了。呢。姓陳的道。好在。你。不。是。外。人。又。是。親。眼。看。見。我。對。周。神。仙。的。情。形。說。給。你。聽。無。妨。不。過。這。事。關。係。極。大。須。求。你。代。守。祕。密。熊。靜。藩。點。頭。道。我。決。不。拿。着。去。胡。亂。對。人。說。便。了。姓陳的道。我前年續絃的。這。個。內。人。你。是。見。過。的。你。可。知。道。他。的。來。歷。麼。熊。靜。藩。道。我。祇。知。道。他。是。一。個。剛。死。丈。夫。不。久。的。寡。婦。旁。的。來。歷。不。知。道。姓陳的道。他嫁我的時候。還帶來一個拖油瓶的。五歲兒子。去年死掉了。你知道麼。熊靜藩道。我如何不知道。不是害痢症死的嗎。姓陳的道。害痢症是害痢症。但是那痢症。並。不。至。送。命。這。事。我。實。在。做。的。太。惡。毒。了。我。因。為。那。兒。子。不。親。熱。我。跟。他。娘。到。我。家。來。一。年。多。無。論。他。如。何。

打他罵他他祇不肯叫我一聲爹我說我本不是他的爹就叫我一聲伯伯或叔叔都使得可惡那孩子連伯伯都不肯叫並且看見我就像見了鬼的一樣趕緊躲開他人雖祇有五歲背地裏對家下雇的長工老媽子說出些話來簡直和大人一般他對老媽子說他娘沒有天良他爹纔死家裏不是沒有飯吃又有他這般大的兒子不應不顧他張家祖宗香火帶着他嫁到陳家來老媽子見他五歲孩子能說這種話很稀奇的拿着四處傳說弄得左右鄰居的人都說他娘不是好貨見面都不打招呼他娘固然是氣得要死我心想這孩子既不肯親熱我又是這們亂說他的居心就不言可知了他於今祇有五歲羽毛未豐滿祇好跟着他娘在我這裏混衣食若我將他養成人了。他思念前情心目中還有我嗎。我家有吃不完的飯穿不盡的衣。情願拿去賞叫化也不應給他穿吃。但是他娘因爲張家沒有肯擔任撫養。

他的親族所以帶到我家來。我於今留母去子。待打發他到那裏去呢。若沒有妥當的地方。他娘決不肯讓他去。一時想不出安置他的法子。湊巧他在這時害起痢症來。了也是他該死。他娘要我去藥店裏配藥。他吃我暗中放了幾錢巴豆在藥裏。幾天就瀉死了。這事除我自己。的橫眉怒目的。望着我口裏還在咬牙切齒。你說我看了如何不害怕。姓陳的說時。雖曾要求熊靜藩代守祕密。祇是他自己既拿着。向人說。旁人安得



而外。連我內人都不知道。想不到周神仙那日。大指頭上畫的就是那小孩的面孔。初落眼還祇有些相似。細看眉眼簡直是活

替他絕對守祕密不多幾時。平日和姓陳的有交情的。都知道了。因此在下纔有這事實供記載。從這回起。姓陳的再也不敢去熊家。怕和周神仙見面。而周神仙的神仙之名。更加傳聞遐邇了。有一個姓趙的湖南人。在外省做官。賺了三四萬塊錢。年紀也有五十多歲了。打算回湖南安享餘年。遇着那時交易所的潮流極盛一般。商家彷彿發了狂的一樣。都認定交易所祇不開。開了是無不利市。三倍的有許多。變賣田產來開交易所的本錢足的人。嫌湖南的局面太小。不足發展。不能賺多錢。一窩蜂跑到漢口來買地皮造房屋。那時漢口的空氣完全是交易所佈滿了。那姓趙的原打算靠着三四萬洋錢安享的。經不起一般親朋的勸誘。情頗提出一半入股。也到漢口來開交易所。初起賺了些錢。大家嫌資本不充。不好大做。姓趙的賺的兩眼發紅了。將所有的洋錢全數提出來充股本。這番大做起來了。誰知交易所的

潮流竟好像專爲要騙姓趙的銀錢而來的一般銀錢一拿了出來生意就虧本了那種交易所原來是完全的賭博性質賺起來快虧起來更快不到兩個月工夫三四萬塊錢虧了個一乾二淨俗話說得好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姓趙的虧了本又險些兒被汽車撞死了這日他乘着他自己的包車到交易所去不提防在六碼頭附近被汽車撞跌了一跤包車撞得稀爛倒也罷了汽車輪盤從他右腿上壓過去登時把他的右腿碾成兩段骨頭被壓得粉碎當時已昏死過去不省人事了扛到醫院裏灌救了好一會纔醒轉來外國醫生看他的傷處說非索性將右腿割斷恐怕連性命都難保不知姓趙的聽了外國醫生的話把右腿割斷沒有且俟第八回再寫。

第八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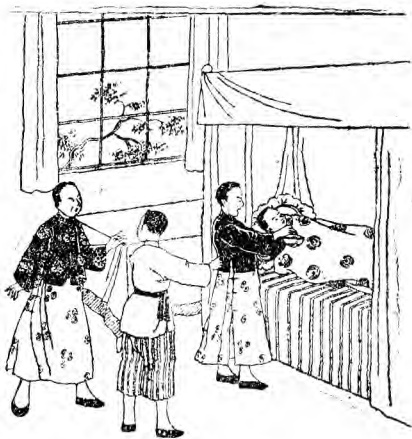
奇術如神生死肉骨

大恩在念頂禮焚香

話說姓趙的聽說要割斷這右腿。他心想割斷了一條腿豈不成了一個殘廢的人。我記得初到漢口來的時候。某人請我在海天春大菜館吃飯。有一個姓周的在座。某人給我介紹說。這位是周神仙。神通大的了。不得人身上生了瘡癩。以及一切無名腫毒。祇須周神仙的手一抓。立時就抓得沒有了。後來我又在旁的地方會過他幾次。他爲人和藹極了。我這腿何不去求他治治。看他能治。自是我的福氣。卽算他治不好。不得已再到這醫院裏來。割斷也來得及。我這腿是汽車碾傷的。又不是有毒在內。爲甚麼不割連性命都難保呢。姓趙的主意既定。卽教人扛回自己寓處。打發當差的去請周神仙。當差的到周神仙住的地方一問。知道到熊靜藩家去了。當差的就趕到熊家來。周神仙果在熊家談話。當差的說明了來意。周神仙揮手道。你先回去。對你東家說。我立刻就來。當差的應是去了。熊靜藩問周神仙道。腿被壓。

斷了。也能用法術治好麼。還是用藥呢。周神仙道。須看過傷勢。方能定治法。你高興同去麼。這姓趙的。雖和我會過幾次。面然是一個語言無味的人。有福。不知道安分。享受做了一輩子的官。到晚年。却跑到漢口來。與商人爭利。不是自尋煩惱嗎。他既知道我來求我。我並不費事。不能不去。行行方便。熊靜藩笑道。我正要求同去見識見識。於是二人同到姓趙的寓所。這時是十一月間。天氣很冷。姓趙的。躺在床上。用毛毯蓋了。祇痛的哭泣不止。周神仙揭開毛毯。看傷處。乃是從膝蓋以下碾斷了。並沒有鮮血流出。但是紫腫的。不堪了。周神仙祇略看了。看便對姓趙的說道。這很容易治好。不過你須聽我的話。姓趙的道。既求先生替我治傷。自然得聽先生的吩咐。周神仙道。我叫你起來。你不能躑躅。就得坐起來。我叫你下來。你就得下床。我叫你走。你不能站住。不動。我叫你跑。你得盡力量往外跑。姓趙的苦着臉道。我祇要

心裏一想動就痛。澈肺腑。怎麼能由先生叫跑就跑呢。周神仙道。我叫你跑。若還是痛的不能跑。又何必要我來治些甚麼呢。教人弄一碗清水來罷。當差的在旁。即去端了一碗清水來。周神仙接在手中。將左手的。中指和無名指。跪着。伸起大小指。食指端着碗底口中。一面念咒。一面右手伸中指。伸右手在碗裏。醮了一手的水。離姓趙的右腿。約有二三寸高。下由上至下。順摸過去。摸到膝蓋以下。忽然停住。手似乎吃驚的神氣。問道。脛骨已碎了。



念了一陣。喝了一口。清水對床帳上噴去。又喝了一口。噴在姓趙的身上。其實祇噴落在毛毯上。周神仙

麼。姓。趙。的。道。大。約。是。已。經。碎。了。怎。麼。呢。碎。了。便。不。好。治。麼。周。神。仙。也。不。回。答。將。右。手。縮。回。來。偏。着。頭。好。像。想。方。法。隨。卽。將。水。碗。放。下。一。聲。不。言。語。徑。從。床。頭。開。後。門。走。出。去。了。熊。靜。藩。沒。有。跟。去。便。問。趙。家。當。差。的。道。這。後。門。通。甚。麼。地。方。不。是。街。上。麼。當。差。的。道。後。頭。是。一。個。院。子。沒。有。門。通。街。上。熊。靜。藩。猜。不。透。周。神。仙。到。外。邊。去。做。甚。麼。忽。聽。得。後。院。裏。雞。叫。那。叫。聲。可。聽。得。出。是。被。人。捉。住。了。熊。靜。藩。問。道。你。家。養。了。雞。麼。當。差。的。道。不。是。我。家。的。雞。我。老。爺。是。寄。居。在。我。姑。老。爺。家。裏。姑。老。爺。家。裏。養。的。雞。話。纔。說。到。這。裏。祇。見。周。神。仙。仍。從。床。頭。走。出。來。了。右。手。握。了。一。根。三。寸。來。長。的。雞。腿。骨。朵。急。忙。走。近。床。前。左。手。揭。起。毛。毯。右。手。連。雞。腿。骨。伸。進。去。並。不。用。眼。睛。去。看。也。不。知。那。右。手。在。毛。毯。裏。如。何。動。作。了。一。會。就。縮。了。出。來。從。新。端。起。水。碗。從。新。蘸。了。一。右。手。的。水。在。傷。腿。上。順。摸。不。但。手。沒。沾。着。傷。腿。並。沒。沾。着。毛。毯。約。莫。摸。了。數。十。下。再。喝。一。

口水朝姓趙的臉上噴去噴了大喝一聲起來作怪就像有人幫扶的一樣應聲而起直挺挺的坐着周神仙又喝一口噴了喝道下來姓趙的自然能將毛毯一掀兩腳在踏板上立着噴第三口水喝走便能提步第四口水喝跑繞着房子跑了幾轉周神仙將水碗放下姓趙的已喜孜孜的跑過來作了一個揖還待下跪叩頭周神仙連忙扶着笑道不要這們客氣姓趙的不依道我叩頭不僅表示感激我實在是佩服得不能不五體投地若此時定不許我叩頭我此後就供奉你老人家的長生祿位牌子周神仙大笑道這算得了甚麼事值得這般小題大做姓趙的道我要拿銀錢或別的物件來謝倒是褻瀆了神聖而受大恩不報我怎麼能算得是人呢惟有一瓣心香朝夕頂禮求你老人家壽與天齊周神仙慌忙掩着兩耳辭也不作就走了熊靜藩也跟着就走等姓趙的追趕出來時周神仙脚步飛快已走去好遠

了。不知以後還有什麼奇事。且俟第九回再寫。

第九回 工搬運朋儔齊咋舌 擅土遁茶役暗稱驚

話說熊家自產業變盡以後。門庭原甚冷落的。因為時常有劍俠兩派的人。到他家中來。至此又漸漸的熱鬧起來了。有些好奇之士。聽得說有周神仙。這們一個人。常在熊家閑坐。也都常到熊家來。有想親近周神仙的。也有想看周神仙。神異舉動的。也有喜聽周神仙所談奇怪事跡的。周神仙也不誇張。炫耀也不故意隱藏。一夜已經十一點鐘了。熊家有二十多個朋友。都因聽周神仙談話。不知不覺的夜深了。加以下起傾盆大雨來。大家被困在熊家不能回去。並且多半覺得肚中餓了。熊家取辦不出這多的點心。又夜深雨大不能打發當差的去買。面面相覷的不得計較。中有一個朋友笑向周

神仙道神仙總應該有辦法我們因貪着聽神仙說話以至如此神仙不應望着我們爲你挨餓這朋友這樣一說其餘的都笑着附和起來熊靜藩也笑道我做東家沒點心款客神仙也是我家的客諸位怎的倒向他囉唆呢等雨略小點兒我就打發人去宵夜館裏叫麵來望諸位少安毋躁周神道靜藩倒不用客氣我們也不做客你也不做主人我自從到漢口來擾你們的回數也太多了論理我早應還席請你們無奈我是一個光蛋神仙沒有還席的貲本你們既是肚裏餓了想吃麵請各自拿出錢來我盡義務替你們去買來就算是我還過席了有人問道要勞動神仙去替我們買我們吃了也受折磨熊靜藩道若也得和平常人一般的冒雨跑出去買來還算得是神仙嗎一定有巧妙的法術你們多久想看神仙法術的可以趁此償這希望了麵錢可由我出說時取出一張五元的鈔票來遞給周神仙周神

仙。接。了。搖。頭。道。不。他。們。還。是。各。自。拿。出。錢。來。的。好。些。每。人。不。拘。多。少。三。個。銅。子。五。個。銅。子。都。使。得。不。夠。的。由。我。補。墊。衆。人。聽。了。都。笑。嘻。嘻。的。各。自。從。懷。中。掏。銅。子。周。神。仙。道。拿。一。口。大。衣。箱。和。若。干。隻。盛。麵。的。碗。來。自。己。拿。碗。去。免。得。吃。後。又。得。還。碗。給。人。家。能。靜。藩。卽。吩。咐。當。差。的。照。辦。衣。箱。和。碗。都。拿。來。了。放。在。周。神。仙。面。前。周。神。仙。揭。開。箱。蓋。數。了。數。碗。大。小。共。三。十。四。隻。做。幾。疊。放。在。箱。裏。向。衆。人。說。道。你。們。買。麵。的。銅。子。各。自。攢。進。箱。裏。去。衆。人。都。安。排。了。銅。子。在。手。聽。了。這。話。都。爭。着。攢。進。箱。裏。周。神。仙。揚。着。手。中。五。元。鈔。票。說。道。我。覺。得。這。房。裏。的。陳。設。品。少。了。一。口。大。座。鐘。若。有。一。口。大。座。鐘。安。放。在。這。邊。香。几。上。豈。不。美。觀。多。了。嗎。這。五。塊。錢。靜。藩。本。打。算。買。麵。給。你。們。吃。的。我。心。想。你。們。已。是。爲。貪。着。聽。我。談。話。以。致。被。雨。所。阻。不。能。回。家。豈。可。又。爲。你。們。不。能。回。家。使。東。家。多。受。五。塊。錢。的。損。失。所。以。我。思。量。這。個。辦。法。在。你。們。每。人。出。幾。個。銅。子。

算。不。了。甚。麼。事。我。就。拿。東。家。這。五。塊。錢。替。東。家。買。一。口。座。鐘。來。說。畢。衆。人。都。鼓。掌。贊。成。祇。見。周。神。仙。將。鈔。票。也。攢。進。箱。裏。合。好。箱。蓋。道。請。你。們。大。家。把。眼。睛。閉。了。偷。看。了。不。靈。驗。便。不。能。怪。我。衆。人。同。時。將。眼。睛。閉。了。祇。有。熊。靜。藩。的。兩。眼。似。閉。實。張。的。看。周。神。仙。左。手。按。住。箱。蓋。右。手。食。指。在。箱。蓋。上。連。忙。畫。了。幾。畫。便。說。道。你。們。可。以。開。眼。不。妨。事。了。衆。人。靜。聽。箱。裏。一。點。兒。聲。響。也。沒。有。約。莫。經。過。了。一。分。鐘。周。神。仙。忽。然。笑。道。來。了。來。了。拿。筷。子。來。吃。罷。旋。說。旋。將。箱。蓋。掀。開。祇。見。滿。箱。熱。氣。隨。箱。蓋。烘。騰。而。上。衆。人。一。擁。上。前。看。時。祇。見。一。碗。一。碗。的。雞。火。麵。碗。靠。碗。的。排。列。在。箱。底。上。面。碗。底。摺。碗。邊。的。又。重。疊。一。層。端。正。正。的。沒。一。碗。偏。側。無。論。有。如。何。研。究。力。學。的。人。若。教。他。是。這。般。碗。底。摺。碗。邊。要。重。力。平。均。不。偏。不。倚。的。安。放。十。幾。碗。麵。恐。怕。誰。也。辦。不。到。周。神。仙。點。了。點。碗。數。道。還。好。大。小。三。十。四。碗。沒。有。短。少。你。們。不。可。動。手。我。端。給。你。們。罷。

周神仙。端。出。箱。之。後。衆。人。想。照。原。來。的。形。式。仍。將。碗。底。擱。在。碗。邊。上。祇。是。那。裏。擱。得。安。穩。呢。休。說。十。幾。碗。一。碗。也。放。不。穩。端。開。上。層。麵。碗。便。發。見。一。口。很。大。的。座。鐘。橫。放。在。箱。底。下。四。周。都。是。麵。碗。圍。着。取。出。那。口。鐘。看。時。乃。是。德。國。有。名。的。鐘。表。廠。裏。造。的。平。常。到。鐘。表。店。裏。去。買。足。值。三。千。多。兩。銀。子。熊。靜。藩。稱。謝。不。置。很。歡。喜。的。安。放。在。香。几。上。當。時。衆。賓。客。中。就。有。喜。佔。便。宜。的。人。也。拿。出。五。塊。錢。來。要。求。周。神。仙。照。樣。替。他。買。一。口。周。神。仙。笑。道。這。類。事。情。可。一。不。可。再。常。做。是。有。干。天。譴。的。當。差。的。將。箱。底。下。的。麵。碗。都。端。了。出。來。真。箱。裏。不。但。鈔。票。沒。有。連。一。個。銅。子。也。沒。了。據。周。神。仙。閑。談。時。也。說。他。們。劍。仙。的。團。體。裏。也。非。常。欽。佩。孫。中。山。也。是。已。派。人。在。暗。中。保。護。二。十。年。了。便。是。中。山。在。歐。美。各。國。遊。歷。的。時。候。負。責。在。暗。中。保。護。的。人。仍。是。不。離。左。右。周。神。仙。在。漢。口。凡。是。和。他。同。道。的。人。走。漢。口。經。過。沒。有。不。和。他。會。面。的。十。有。八。九。由。他。介。

紹來會熊靜藩。其中以湖南四川兩省的人爲最多。第一次介紹會面的四川人姓郭。不會說出名字。因其人身材很矮。周神仙稱他郭矮子。他本人也時常對人自稱郭矮子。帶了四個徒弟。同到漢口來。到就住在漢口大旅館。也不知道他是來幹甚麼事的。他獨自住一間房。四徒弟共住一間房。衣服穿的極華美。入時面目也生得清秀。每日早起。獨自出外。走出自己房間時。叫旅館的茶房鎖房門。茶房照例將客房鑰匙帶在腰間。免得別人開門進去。郭矮子每叫茶房鎖好門。出去了不多一會。又在房裏喊茶房。有時還有外來的客。同在房中坐着。茶房很驚訝的問。沒有鑰匙開門。何以能進房。郭矮子笑道。你自己不會將房門鎖停。當我如何不能進房呢。茶房不相信。出來問他。四個徒弟。徒弟都笑着說。不知道。郭矮子初來漢口的時候。和周神仙來往很親密。半月以後。周神仙忽然不去。大旅館看郭矮子了。熊靜藩屢

次邀他同去。他祇是借詞推託不去。熊靜藩問是甚麼意思。不去。周神仙不肯說。問了多少遍。纔說道：女色害人。郭矮子近來在三分里看上了。一個生得極俏皮的姑娘。已結不解之緣了。他與那姑娘雖是前生分定。然既修道。有得了。不應該再這們糊塗。我曾苦口勸他不聽。祇好暫時不與他往。周神仙笑道：與你有何拖累。可受熊靜藩因喜郭矮子的談吐。好性情。爽直。每隔一兩日。必去大旅館坐談一次。郭矮子不肯提在三分里。嫖姑娘的話。熊



來。免受拖累。熊靜藩問道：受甚麼拖累呢。周神仙搖頭道：這是我們內部裏的事。說給你聽。也不得明白。熊靜藩道：我與他來往。不至受拖累麼。周

靜。藩。也。不。便。過。問。這。日。剛。吃。過。午。飯。不。久。熊。靜。藩。坐。在。郭。矮。子。房。中。郭。矮。子。和。四。個。徒。弟。同。在。房。中。作。陪。六。人。正。在。說。笑。的。時。分。祇。見。郭。矮。子。陡。然。吃。了。一。驚。的。樣。子。隨。即。立。起。身。來。雙。膝。朝。着。窗。子。跪。下。四。個。徒。弟。臉。上。也。都。嚇。變。了。顏。色。一。個。個。連。忙。跪。伏。在。郭。矮。子。身。後。不。知。郭。矮。子。爲。何。如。此。模。樣。且。俟。

第十回再寫。

第十回 空中顯聖小懲淫荒 夢裏從師盡傳道術

話。說。郭。矮。子。忽。然。變。了。顏。色。和。着。四。個。徒。弟。一。齊。朝。着。窗。子。跪。下。郭。矮。子。一。面。搗。蒜。也。似。的。叩。頭。一。面。自。己。打。嘴。巴。並。發。出。哀。求。的。聲。音。說。道。知。罪。了。下。次。斷。不。敢。了。如。是。者。連。說。了。好。幾。遍。兩。臉。打。得。紅。腫。起。來。熊。靜。藩。看。窗。外。窗。內。皆。空。虛。沒。有。人。物。看。不。出。他。們。玩。的。是。甚。麼。把。戲。然。看。了。這。種。情。形。料。知。

必是有重大的緣故。隨即又聽得郭矮子連聲說是是是接着又叩了幾個頭立起來已滿頭是汗。四個徒弟也站起臉上都微有笑容了。熊靜藩待問爲甚麼却恐怕郭矮子有不便說的事。郭矮子已抖了抖身上衣服說道熊靜翁看了我們這情形多半看不出我們在這裏搗甚麼鬼。熊靜藩道我正想問不妨向我說麼。郭矮子道我做也做了說有甚麼說不得不過我已不能在此地久停了一個時辰之內就得離開漢口沒有工夫多說話了。簡單些說我在三分里嫖了一個小姑娘名叫玉如意想不到被我師母知道了。剛纔滿面怒容的來了。定要取我腦袋。虧我再三哀求苦告方饒恕了我這一遭。如下次再犯決不容情。熊靜藩問道令師母到了甚麼地方何以我不看見呢。郭矮子道就立在這方桌旁邊尋常人的眼睛除非他老人家有意使你看見纔能看見。否則是对面不相逢的。熊靜藩道令師母是誰姓名可

以告人麼。郭矮子道：說起他老人家來，知道的大約不少，就是馬提督、玉龍的小姐、郭矮子說完，匆匆檢點行李，即時付了旅館賬，由京漢路的火車上去了。郭矮子去後不久，周神仙忽問熊靜藩道：我邀你同去湖南會幾個道友，你有閑工夫同去麼？熊靜藩道：我橫豎在家也是閑居，正想去甚麼地方逛逛，肯帶我去瞻仰異人，莫說我本來儘多閑工夫，就是有天大的事，也得攔下來同去，祇不知是去湖南那一縣，是不是交通便利的地方呢？並不是我慮及交通不便的地方，難走，因為若是去輪船、火車不通的所在，就不宜帶多了行李。我是一個純粹的肉體，凡夫出門衣服被褥都是少不得的。周神仙道：行李不妨多帶，祇去湘潭醴陵兩縣，熊靜藩遂收拾行李，與周神仙同坐輪船到湘潭。在湘潭會見的是歐陽越齋。這位歐陽越齋先生，在下癸丑年在長沙創辦國技學會的時候，曾派人迎接他到會裏來住過，差不多

一月他的神奇事跡。在下來知道些。也一般的有記載的價值。近年來的湖南人。少有不知道他的。不過一般人都祇知道他是個奇人。是個異人。究竟如何奇。如何異。曾親眼看見他奇異事跡的。也不多。因為他待人非常客氣。平常不懂得道家工夫的人。去問他。他總是一口回絕。說自己並不修道。也沒有會過修道的人。無論如何也不肯承認自己是修道的。他的年紀現在。至少也有八十歲以上了。他就利用着年紀老。遇有不諳世故的人。逼着他。顯本領。給人看的時候。他不是裝耳聾。所答非所問的。與人糾纏不清。便說頭昏眼花。沒精神。談話。因此想看他奇異的事跡。是極不容易的事。祇是他若絕對的始終一次。也不肯顯出來。連口頭都不肯承認。修道我們這種純粹的肉體。凡夫。又何以能知道他是個劍仙呢。原來他遇不得已的時候。也還是免不了要顯點兒出來的。據認識歐陽越。愈最久。深知他歷史的人。

說歐陽越盦在十二三歲的時候。生性異常頑皮。專喜出外和左鄰右舍的。小孩子打架玩耍。不願讀書。他父母祇他這一個兒子。希望他讀書成名。專延了一個先生在家。教他讀書。因爲在地下讀書。與外邊太接近了。外邊小孩玩耍說笑的聲音。容易傳達到他耳裏。亂他讀書之心。特地收拾一間樓房。師弟子兩人終日住在樓上。就是吃飯也不許下樓。他心裏雖不願是這們關閉。然也不敢違抗。祇得勉強按納住野性。不出外玩耍。這日師弟二人在樓上吃午飯。先生不知因甚麼事。偶然下樓去了。祇有他一人邊吃飯。邊舉眼向窗外無意識無目的亂看。忽然看見一個白鬚老頭騎馬式的。坐在牆頭上。伸手向他討飯吃。他覺得奇怪。連忙端起飯碗跑到窗前問道。你這老頭。討飯怎麼坐。在這高的牆頭上呢。我這碗飯不吃了。送給你吃。祇是如。何得到你手裏去。咧。老頭道。你肯送給我吃。我就到你樓上來。說時。一腳踏。

在牆頭上立起身來。這一隻脚就和跨一條小溝相似。隨意便從窗口跨到樓上來了。歐陽越盦既是一個最頑皮的孩子。看了這種本領如何能不羨慕。當下將手中飯送給老頭。便說道：「你這般容易跨上樓來。是用甚麼法子的。這法子可以教給我麼？」老頭接飯在手。兩口就抓越盦道：「我隨便對誰也不說。你教給我罷。」老頭道：「此刻是白天。不能教你。今夜在床上不要睡着。我自來教你。」噫。樓梯響。你去樓口看。是甚麼人上來了。



吃了說道：「教給你。是可以的。但是不許你對人說出來。不問在甚麼時候。對甚麼人。祇漏出一點兒風聲來。我就不教你了。」歐陽

歐陽越盦到樓口看是先生。即忙着回身待說給老頭聽。是先生。但是回頭已不見老頭的影子了。趕到窗口看牆頭上也沒看見。心裏非常詫異。先生已上來了。又不敢說出來。因爲已受了老頭的吩咐。不許對人說的心頭納悶了半日。畢竟他是個有根氣的人。在這種關頭不與尋常小孩同心理。若是尋常小孩遇了這種奇事。決不能忍住。不向人說。夜間更忍不住。假躺在床上不睡着。這夜他假睡到三更時分。果見老頭到床前揭帳門。一手提着他的臂膊。教他將兩眼合上。他祇覺得身體微微的蕩動了。兩下就已腳踏實地了。老頭叫他開眼。看時。眼前景物完全不是自家的讀書樓上了。就星月之光。看眼前形勢。好像是在誰家花園裏。老頭就此傳授他。至於傳授了些甚麼。除了歐陽越盦本人而外。旁人。是絕對不得而知的。傳授既畢。又提着臂膊。合上眼。如前微微的蕩動。兩下仍回到床上來了。簡直和做夢一般。

每夜是這們一次。經過三四年。書也讀。清。通。了。道也學得有門徑了。他父親望他成名的心。思太切。逼着教他去應小試。他向老頭請示。老頭道。你雖不是富貴中人。但父母養育之恩。不能不報。你努力去應小試。能得着一名生員。於你是沒有用處。使你父母歡喜歡喜。也算盡了人子之道。祇要你能時刻存心。怕墮落成功之日。自在後頭。歐陽越。越。遂。遵。父。命。小。致。這。年。果。然。進。了。學。他。父。母。不。待。說。是。非。常。欣。慰。就。是。他。歐。陽。家。的。族。人。因。讀。書。的。太。少。宗祠裏已多年沒有新入學的子弟來祭祖了。這回越。越。以。幼。童。入。學。閤。族。都。覺。得。光。榮。然。而。越。越。自。從。入。了。這。個。學。便。見。不。着。老。頭。的。面。了。他。雖。與。老。頭。親。近。了。三。四。年。祇。是。不。知。道。老。頭。住。在。甚。麼。地。方。每。次。問。老。頭。的。姓。名。住。處。老。頭。總。是。搖。頭。道。你。用。不。着。問。問。了。你。也。不。知。你。應。當。見。我。的。時。候。我。自。會。來。找。你。你。不。應。當。見。我。的。時。候。便。知。道。我。的。姓。名。住。處。也。找。我。不。着。他。既。見。

不。着。老。頭。的。面。就。祇。能。依。着。老。頭。所。傳。授。的。用。功。不。能。猛。進。又。因。謹。守。着。老。頭。的。吩。咐。不。許。對。一。切。的。人。說。不。敢。去。訪。求。證。道。的。友。人。而。他。父。母。祇。有。他。這。一。個。兒。子。怎。肯。不。給。他。娶。媳。婦。希。望。生。孫。子。呢。他。學。道。既。是。不。肯。告。人。的。自。不。能。向。父。母。說。出。不。娶。妻。的。理。由。來。好。在。那。老。頭。不。曾。吩。咐。他。不。許。他。娶。妻。迫。於。父。母。之。命。祇。得。辦。喜。事。他。娶。妻。之。後。仍。舊。感。覺。獨。自。修。道。寂。寞。之。苦。那。時。湘。潭。有。一。個。最。著。名。的。法。師。姓。胡。行。二。大。家。就。稱。他。胡。二。法。師。雖。不。是。一。個。修。道。的。人。然。湘。潭。全。縣。的。人。無。不。知。道。胡。二。法。師。的。法。術。神。妙。歐。陽。越。齋。也。明。知。胡。二。法。師。不。是。道。侶。但。是。湘。潭。沒。有。學。道。的。人。可。交。覺。得。交。胡。二。法。師。比。交。尋。常。人。於。自。己。有。益。遂。親。訪。胡。二。法。師。二。人。一。見。如。故。就。此。訂。交。誰。知。胡。二。法。師。的。法。術。固。是。高。妙。人。品。却。甚。不。堪。歐。陽。越。齋。年。紀。還。輕。閱。歷。更。是。沒。有。祇。知。道。與。胡。二。法。師。來。往。毫。不。注。意。他。的。行。爲。怎。樣。越。交。越。密。兩。

費。了。多。少。氣。力。纔。將。他。保。釋。出。來。胡。二。法。師。是。正。名。定。罪。梟。了。首。級。了。歐。陽。家。通。族。的。人。將。越。盦。保。釋。出。來。之。後。就。大。家。知。道。他。有。學。道。的。這。回。事。了。族。長。當。着。通。族。人。告。誡。他。道。胡。二。法。師。是。湘。潭。有。名。會。法。術。的。人。誰。也。知。道。他。的。本。領。了。不。得。祇。是。畢。竟。還。是。弄。到。身。首。異。處。下。場。這。種。人。應。該。引。爲。鑑。戒。你。既。讀。聖。賢。之。書。如。何。也。做。這。攻。乎。異。端。的。事。這。回。我。們。是。看。祖。宗。的。面。子。並。知。道。你。尙。沒。有。與。胡。二。法。師。夥。通。的。情。事。所。以。願。全。族。出。名。保。你。若。以。後。你。交。游。再。不。謹。慎。再。犯。了。這。類。的。事。我。們。便。不。問。情。節。何。如。不。僅。不。出。名。稟。保。就。是。你。自。己。能。辨。白。開。釋。我。們。族。人。也。得。在。祖。宗。堂。裏。重。重。的。懲。辦。你。你。要。知。道。我。們。歐。陽。族。裏。外。無。犯。法。之。男。內。無。再。嫁。之。女。你。果。能。安。分。讀。書。力。圖。上。進。何。至。受。胡。二。法。師。這。類。邪。人。的。拖。累。越。盦。聽。了。這。番。告。誡。縱。有。一。肚。皮。的。委。屈。也。不。能。申。說。不。過。自。己。也。覺。得。交。胡。二。法。師。是。交。錯。人。了。從。此。恢。

復他未交胡二法師以前的狀態。每日祇在家中讀書修道。一切外事不問一切。外人不交。就是出大門外閑步的時候都極少。這時他的父母都已去世了。他也生了一個兒子。他家住在離湘潭縣城七十多里的鄉下。一日天色已將黑了。他母舅忽坐着一乘走長路的涼轎來了。進門便很着急的神氣對越盦說道。我生長到五十歲。今日纔幹一樁極荒唐的事。我已急得莫奈何了。越盦忙問是一樁甚麼荒唐事。他母舅頓脚道。我爲某處的田事和某人打官司。你知道麼。越盦道。你老人家不是爲那官司在縣裏住了半個月嗎。我早已聽得說了。現在官事怎麼樣了。結了麼。他母舅道。那裏得了。結官事不了。結不要緊。可惡我自己太不留神。我這回在縣裏落的那個歇家。誰知倒是某人的親戚。簡直和住在對手家裏一樣。我進的稟帖要歇家。蓋戳還不曾遞進衙裏去。某人倒已完全知道了。你說這官事如何打的過。

人家越。愈。道。你。老。人。家。於。今。既。是。知。道。了。趕。緊。換。一。個。歇。家。就。是。官。事。沒。了。結。還。不。妨。事。他。母。舅。道。我。的。話。還。沒。說。完。呢。你。那。裏。知。道。我。的。這。樁。荒。唐。事。就。是。爲。急。於。想。換。歇。家。纔。幹。出。來。的。啊。我。昨。夜。方。打。聽。得。歇。家。與。某。人。是。親。祇。急。得。我。一。夜。不。曾。睡。好。今。早。天。光。一。亮。我。便。起。床。雇。了。一。乘。轎。子。坐。到。你。這。裏。來。想。不。到。倉。忙。急。促。的。動。身。將。一。個。要。緊。的。小。手。巾。包。兒。遺。落。在。歇。家。了。走。到。半。路。上。還。不。曾。想。起。來。直。到。離。你。這。裏。二。三。里。的。地。方。纔。記。起。來。天。色。已。這。們。晏。了。無。論。如。何。會。跑。也。不。能。跑。回。縣。裏。去。取。祇。好。打。算。到。你。這。裏。請。一。個。人。我。拚。着。多。花。些。錢。務。必。今。夜。走。一。個。通。夜。明。日。一。早。到。縣。城。若。歇。家。的。人。不。曾。看。見。那。手。巾。包。是。可。以。取。得。轉。來。的。歐。陽。越。愈。問。道。那。手。巾。包。放。在。甚。麼。地。方。裏。面。包。了。些。甚。麼。要。緊。的。東。西。呢。他。舅。父。道。我。是。住。在。西。邊。正。房。裏。的。手。巾。包。就。放。在。正。房。的。書。案。抽。屜。裏。是。一。塊。羅。布。手。巾。包。的。裏。面。

最。要。緊。的。是。一。個。手。摺。的。底。稿。這。手。摺。是。託。人。暗。中。遞。給。縣。官。的。如。果。落。到。了。對。手。家。裏。不。但。我。這。場。官。事。不。得。好。下。臺。便。是。這。縣。官。的。聲。名。說。出。來。也。不。好。聽。你。看。我。怎。麼。不。着。急。越。盦。點。頭。道。這。事。本。來。關。係。很。大。不。過。你。老。人。家。也。用。不。着。這。們。着。急。你。老。人。家。還。沒。吃。夜。飯。的。我。且。去。招。呼。廚。房。弄。夜。飯。給。你。老。人。家。吃。手。巾。包。放。在。那。裏。大。約。不。會。給。歇。家。的。人。看。見。但。請。放。心。我。自。去。設。法。拿。回。來。說。着。進。裏。去。了。他。舅。父。獨。自。在。歐。陽。家。客。堂。裏。吃。了。夜。飯。好。一。會。不。見。越。盦。以。爲。是。他。親。自。到。外。邊。請。人。去。了。約。莫。經。過。了。半。個。時。辰。忽。見。越。盦。仍。從。裏。面。走。出。來。笑。道。還。好。還。好。喜。得。沒。給。歇。家。看。見。已。經。取。得。回。來。了。請。看。是。也。不。是。一。面。說。一。面。將。手。巾。包。遞。給。他。舅。父。他。舅。父。接。過。來。看。了。愕。然。問。道。怎。麼。到。了。你。手。裏。難。道。是。我。自。己。帶。出。了。城。在。半。路。上。掉。了。你。拾。起。來。的。麼。越。盦。笑。着。應。是。他。舅。父。却。又。搖。頭。道。不。是。不。是。這。東。西。我。不。

帶。在。身。上。便。罷。帶。在。身。上。是。決。不。至。掉。在。半。路。上。的。你。畢。竟。是。怎。生。弄。到。手。
的。裏。面。包。的。東。西。一。樣。也。不。錯。你。說。你。畢。竟。是。怎。生。弄。到。手。的。越。盦。道。我。因。
見。你。老。人。家。着。急。得。那。們。厲。害。而。失。落。這。東。西。在。歇。家。的。關。係。又。太。大。了。祇。
得。親。自。去。縣。裏。跑。一。趟。又。恐。怕。你。老。人。家。在。這。裏。等。的。心。焦。來。去。在。路。上。不。
敢。停。留。一。步。所。以。很。快。他。舅。父。不。信。道。你。這。話。真。是。瞎。說。從。這。裏。到。縣。城。來。
回。一。百。五。六。十。里。路。你。就。是。在。路。上。不。停。留。也。不。能。這。們。快。我。今。日。天。明。便。
出。城。在。路。上。也。沒。耽。擱。不。是。黃。昏。時。候。纔。到。嗎。越。盦。笑。道。不。是。我。親。自。去。拿。
來。的。你。老。人。家。說。是。誰。拿。來。的。呢。你。老。人。家。祇。求。這。手。摺。底。稿。不。落。到。對。手。
家。裏。去。便。如。願。了。我。看。不。必。追。問。是。怎。生。弄。到。手。的。他。舅。父。偶。然。想。起。越。盦。
曾。與。胡。二。法。師。結。交。的。事。心。裏。纔。明。白。以。爲。是。胡。二。法。師。傳。給。他。的。法。術。有。
差。神。役。鬼。的。本。領。從。這。事。傳。播。出。來。凡。與。越。盦。有。戚。族。關。係。的。人。多。知。道。越。

盪有神奇的能耐了。但是想要求他顯些兒本領出來，給人當把戲，瞧是無論如何要求不答應的。不過有時被糾纏得無可奈何，也還是顯過兩次。一次在馬家河地方，就是越盪的舅父做壽，同時娶兒媳婦，越盪不能不去拜壽，喝喜酒。他舅父住在馬家河小市鎮上，他的親戚凡會聽他舅父說過取手巾包事的，大家逼着要他顯神通，有他舅父親口證實了，無可推諉。加以有許多長親在內附和着，更使他不便固執不肯。一般人從白天向他糾纏起，直糾纏到夜深，已有幾成年輕的，以爲絕望，自去睡了。他纔應允道：「既是諸位都要我做把戲，我也祇得做一點兒出來。我學會了一樣本領，就是會吸烟，可以吸出許多把戲來。諸位要我做把戲，請先拿烟來給我吸罷。不怕多，越多越好。有人問他要吸甚麼烟，他說不拘甚麼烟，祇要是人家吸得的，紙捲烟也好，皮絲烟也好，旱烟也好，有多少就拿多少來。衆親戚踴躍爭先。」

的去了。頃刻便辦齊了各種烟來。馬家河小市鎮上的紙捲烟少。祇買了三十。四十小盒十兩一包的皮絲烟也祇有一兩包旱烟最多。約莫有五六觔。一股腦兒堆在越盦面前。笑道：你說不怕多。越多越好。你看這裏多不多呢。越盦每樣取在手中。掂了幾掂。問道：盡在這裏嗎。還可以辦得這們多來麼。衆親戚笑道：你不要拿這個難爲我們。好圖推托。深更半夜的。又在這小市鎮上。怎麼還能多辦。不是有意出難題目給我們做嗎。越盦笑着點頭道：這地方取辦不出是實情。至說我有意出難題目。就冤哉枉也。罷將就一點兒罷。我吸烟與別人不同。須得幾個人。幫着我吸一口氣。務必將這裏所有的烟吸完。那把戲纔玩得有趣。衆親戚問道：教我們同吸嗎。越盦笑道：你們同吸了。有何用處。若你們同吸。祇怕吸到明天。這時分還吸不完呢。我吸烟要用這們粗一根南竹。將竹節打通用。這們大的瓦罐做烟斗。要兩個人裝。

烟兩個人掌火我祇顧張開口吸還要一張大白紙貼在壁上我吸完了便在白紙上玩把戲你們照我說的辦包管你們有好把戲看衆親戚聽了這類話已十分納罕自然情願照辦好在南竹瓦罐和白紙都是容易取辦的東西不多工夫就辦好了越盦吩咐將旱烟皮絲烟同裝在瓦罐裏用火把當紙捻然後自己張開口啣着這大旱烟管呼呼的向肚中吸下去一點兒烟不噴出來吸完一罐接着又裝一罐看的人都驚得吐出舌頭收不回去總共六七觔烟能裝多少罐祇一陣就吸完了隨即又將三四十盒紙烟搓散裝上幾口便吸完了笑向衆親戚道請看我的把戲說時走到張貼的白紙前面對着白紙凝神注目了一會祇見他吹笛子也似的撮聚着上下嘴唇吹出一股青烟來如縷不絕的向白紙上盤繞最奇的是烟凝聚在白紙上久久不散口裏不停歇的越吹越有紙上便凝聚得越積越多漸漸的紙

上容納不下這許多烟了。就彷彿山岫生雲緩緩的向天空舒展。轉眼之間。瀰漫全室將近吹噓。一刻鐘越盦口中的。烟好像已吹盡了。展開兩隻大袖飄飄然。在房中亂舞了一陣。頓時烟消雲散室內。清明手指着白紙對。衆親戚道。請看我這。把戲玩得何如。衆親。工中有一人說道。這一。張畫可以裱起來使成一副絕好的中堂。祇可惜沒。



戚看白紙上現出一堆大石頭比甚麼畫家畫出來的都要好看些。墨色的陰陽濃淡細看竟透入紙中。並不是虛浮在面上的親戚當中也有會的。親戚當中有會畫的人。都不由得贊不絕口。說是巧奪天。

有落款。越。盦。笑。道。落。款。的。烟。我。早。已。預。備。好。了。我。就。落。給。你。們。看。於。是。又。繼。續。一。縷。一。縷。的。吹。出。青。烟。來。如。前。一。般。的。在。紙。上。凝。聚。不。散。不。到。前。次。十。分。之。二。的。時。間。青。烟。便。消。滅。了。越。盦。道。你。們。看。罷。不。僅。落。了。款。還。有。題。詠。呢。衆。親。戚。看。紙。上。龍。蛇。飛。舞。的。題。了。幾。行。草。字。道。

磊。磊。落。落。自。矢。貞。堅。既。能。填。海。又。可。補。天。問。君。之。壽。十。二。萬。年。知。己。者。誰。襄。陽。米。顛。下。面。還。有。湘。潭。歐。陽。越。盦。六。個。字。

衆親戚看了。不待說又有一番激烈的贊歎。他從這次顯了這點兒本領之後。直到民國元年。在他一個本家的家裏。纔顯出第三次的本領來。不知顯的是什麼本領。且俟第十二回再寫。

第十二回

筵前顯絕技舉重若輕

室內訴陰謀投明棄暗

話說他第三次所顯的雖是硬工夫不與法術相關然硬工夫做到他這種時候也就可以使人疑心他是有神助了湘潭最有名的豪商歐陽介仁是他的嫡親本家班輩也比他大歐陽介仁是做鴉片煙土生意發財的那時所積蓄的雖不過幾十萬產業祇因歐陽介仁生性豪奢又喜結交官府以致豪富的聲名比有數百萬產業的更大辛亥年革命的時候歐陽介仁恐怕有匪徒乘着秩序紊亂的機會來家裏搶劫想請保鏢的人在家保護無奈湖南從來沒有以保鏢爲業的人知道越盦有特殊的能耐親自迎接越盦到家裏保護越盦因自己少年時受胡二法師的拖累性命虧了族人救出來的所以對於族人有的難的事他無不盡力幫忙這番歐陽介仁去迎接他他挺身出來一口擔保决不使介仁家受絲毫損失湘潭人誰不知道歐陽越盦是個惹不起的人物明知有越盦在介仁家裏保鏢自然沒有人

敢轉搶劫的念頭了。當他初到介仁家的這日。介仁特地辦了極豐盛的酒席款待他。並有意請了些外人做陪客。酒至半酣。介仁笑對越盦說道。我因爲在二三十年前。就知道你有些特殊的能耐。所以今日親自迎接你到我家來替我保鏢。不過我心想你的年紀。今年已有六十多歲了。究竟還有沒有少年時的本領。我是個完全的外行。你不顯點兒。本領給我看看。我是不得而知的。既不能確實知道你的本領如何。我這顆心便有些放不下似的。你我至親骨肉。不客氣。此刻就隨意顯一點兒。本領給我瞧瞧好不好呢。越盦笑道。我因爲已有二三十年不做身上的工夫了。究竟還有沒有少年時的本領。連我自己都非試驗一番不得而知。於今既是你老人家開口教我。我怎敢說半個不字呢。請吩咐當差的搬出四十串制錢來。我祇試試氣力。就夠了。介仁卽吩咐當差的照數將制錢搬出來。越盦向左右張開兩條。

臂。膊。致。當。差。的。將。制。錢。一。串。一。串。的。掛。在。臂。膊。上。右。臂。掛。二。十。三。串。左。臂。掛。十。七。串。掛。好。了。說。道。請。同。到。後。面。花。園。裏。去。看。罷。於。是。主。客。一。同。走。到。花。園。裏。這。花。園。兩。邊。都。是。二。丈。多。高。的。風。火。牆。是。預。防。鄰。居。起。火。延。燒。過。來。的。單。另。另。的。一。堵。牆。豎。着。兩。邊。牆。底。下。都。沒。有。房。屋。越。盪。兩。膀。挑。着。四。十。串。制。錢。逕。走。到。西。邊。風。火。牆。底。下。提。起。一。隻。腳。來。看。了。看。腳。上。的。鞋。子。笑。道。這。鞋。底。太。厚。了。笨。重。不。堪。不。能。穿。這。東。西。上。高。又。忘。記。了。換。草。鞋。却。怎。麼。辦。呢。也。罷。拚。着。下。來。換。襪。子。邊。說。邊。從。鞋。子。裏。脫。出。腳。來。側。着。身。軀。靠。牆。根。站。了。抬。頭。仰。面。望。着。牆。頭。祇。見。他。將。身。體。略。略。往。下。一。蹲。全。不。費。力。的。樣。子。就。輕。輕。蹠。上。牆。頭。立。住。了。立。在。牆。頭。上。低。頭。對。一。個。當。差。的。說。道。快。把。我。的。鞋。子。送。到。那。頭。牆。底。下。放。着。當。差。的。拈。了。鞋。子。忙。向。那。頭。跑。越。盪。在。上。面。也。跟。着。向。那。頭。跑。不。聽。得。牆。頭。上。瓦。有。些。微。的。響。聲。當。差。的。剛。將。鞋。子。放。下。走。開。越。盪。已。

翩然而下。兩脚不偏不斜的正套在鞋子裏。氣不喘。面不紅。看的無不驚爲神勇。癸丑年在下創辦國技學會。就因聽得人說他這種上高的情形。纔囑轉請人紹介。將越盦接到會裏來住着。祇是再三問他。他始終不肯承認。有這們一回事。熊靜藩跟着周神仙到湘潭會見越盦。同住了幾日。每日也祇聽得越盦和周神仙談論些旁人不得了解的話。夜間兩人都是坐着不睡的。有時三更半夜的兩人忽然高談闊論起來。是這般相處了十來日。周神仙又帶着熊靜藩到醴陵會藍仙果。這藍仙果年約五十來歲。儀表並不堂皇。言談也不風雅。作道家裝束。一眼望去。祇像是一個尋常窮苦的道人。絕對看不出是有特殊道行的。熊靜藩打聽他的歷史。纔知道他的能爲不在歐陽越盦之下。他的逸事也有足供紀述的。藍仙果家祖居在溇口地方。傳到藍仙果十四五歲的時候。家中產業都盡了。一貧如洗。簡直無法生活。藍

仙果的父母死後。伯叔兄弟漸漸不願供養他。既沒有錢送他讀書。也不說起要他學手藝。小孩子完全不受一點兒家庭教育。專一游手好閑。自然不會向正當的路上走去。這地方祇要成了一個市鎮。便有許多流氓痞棍混雜在裏面。四業不居。每日從清早起來。就張開口向空啄食。淥口地方所容納的這類流氓痞棍。比一切小市鎮都多些。並且兇狠些。這類流氓痞棍。也有團體。也有很簡單的組織。這地方無論大行小店新開張的時候。總得拿出些錢來送給這流氓團體。並得辦些酒菜。請這團體裏的重要份子吃喝。方能安安靜靜的開張做買賣。若鄙視他們。不作理會。那就不問這家行或店有多大的本錢。多大的勢力也休想做一天順遂買賣。就是住家不做買賣的人家裏。也不能有喜事。有喪事。喜事。喪事。都得和新店開張一樣送錢請吃喝。不然也不得安靜。藍仙果那時年紀既輕。又不務正業。就混進這流

氓團體之內充當一個小流氓。這流氓團體當中。很有幾個身壯力強。會些把勢的。藍仙果也跟着練些把勢。每有江湖賣藝的人。走淥口經過。不停留賣藝便罷。若要賣藝。必先得這團體的許可。一次來了一個老道人。一到就在碼頭上圍了一個圈子。賣藝並不會通知流氓團的首領流氓團的流氓。一個個氣得摩拳擦掌。一窩蜂擁到碼頭上。打算將老道趕出淥口地方。祇是大家跑到碼頭上一看。老道正在興高采烈的顯本領。將道袍脫下來。露出形如枯蜡的身體。大聲對看的人說道。貧道並非靠賣藝餬口的人。祇因路過此方。一來短少了盤纏。想借小時練的工夫。換幾文看錢。二來久聞淥口地方有幾個武藝高強的好漢。想趁此領教。領教拋磚引玉。祇得先行獻醜。我這身體從外面看。雖是枯瘦如柴。裏面却還結實。可以聽憑人盡力敲打穿了衣服。給人打的不算會藥工的。就可以打得貧道能脫得一身精光。

仰睡在地下聽憑諸公拳打脚踢武藝高強的朋友看了貧道不服存心
來打的不妨請出來敲打幾下看看說罷仰面朝天的睡在地下手脚都張
開來表示無處不能敲打在碼頭上看的人都望着不敢上前動手因爲安
分的人恐怕打傷了老道受累惟有這班流氓不怕撞禍推選了幾個武藝
好氣力大的走到老道跟前各揀要害處拳衝脚撞老道行所無事的睡着
一不提神二不運氣拳脚着處比棉還軟各人敲打了七八下同時都覺得
不能再打了揮拳的拳忽不能活動了使脚脚也不能自如了各人望着
各人的拳脚發怔看看紅腫起來了流氓頭目知道老道厲害連忙走出來
向這幾個動手的流氓喝道你們這些東西真混帳我一不在家你們就跑
到這裏來胡鬧你們有眼不識泰山還不趕快叩頭陪禮更待何時腫了手
脚的流氓漸漸痛得受不了了見自己頭目這般說都向老道叩頭老道翻

身爬起來說道。何必這們客氣。你們自己用力猛了些。閃傷了手脚。不要緊。我摸摸就好了。隨即在各人紅腫之處。撫摸了幾下。果然一霎時都紅退腫消了。流氓頭目殷勤邀老道到家中款待。老道也不客氣。就在流氓家裏住下。這流氓頭目那裏有真心款待。老道不過知道老道的本領高強自己手下人不是對手。不能明白報復。祇好打算留在家中。冷不防將老道打翻。當衆羞辱。老道一頓好洩。洩打腫手脚的忿氣。老道住了一夜。次早起來。一個流氓雙手捧了一盆洗面水。送給老道。等老道剛伸手接過面盆。又一個武藝好的流氓。手挺七八寸長的尖刀。悄悄的從背後。猛然刺去。以爲這一尖刀。無論如何也躲閃不了。誰知老道竟和腦後長了眼睛的一樣。不慌不忙的端了一面盆水往旁邊一跳。已跳到丹墀那邊。站着拿刀的見一下。不會刺着。正待也跳過去。流氓頭目恰好走出來。看了又大聲喝道。你又敢背着

我無禮嗎。滾出去。從此不許到我家裏來了。是這般暗算人還了得。那流氓被罵得不敢說甚麼。羞慚滿面的退下去了。頭目又向老道謝罪。暗中仍計算傷害老道的方法。也是藍仙果合該有學道的緣法。祇他一個人認識老道是個異人。不能暗害。這夜他跟着流氓頭目議定了害老道的方法。正待說出來。忽聽得腳聲響。恐怕被人知道。祇得匆匆說了一句道。明日吃早飯。不可坐首席。說畢。急抽身走了。次日吃早飯。流氓頭目推老頭坐首席。



即私自走到老道跟前。說道。道爺。何苦久住在這裏。這裏的殷殷款待。都是假的。實是在是想暗害道爺。老道問道。他們爲甚麼事要暗害我。藍仙果

老道彷彿不覺得的神氣安然。坐在上面。藍仙果祇急得甚麼似的。對老道使眼色。老道也不看見。倒被流氓頭目看出來了。不由得心中忿怒。暗罵藍仙果。十個指頭向外彎。存心將老道打翻。之後再重懲藍仙果。老道祇顧低着頭吃飯。冷不防從樓上打下一件東西來。正壓在老道頭頂上。不知老道是死是活。且俟第十三回再寫。

第十三回

輕裘肥馬游子回鄉

旨酒嘉肴浪人設宴

話說老道正低着頭吃飯。忽從樓上打下一件東西來。正壓在老道頭頂上。這東西若打在旁人頭上。無論甚麼銅頭鐵額。也得打成肉餅。祇是這老道真有能耐。不但不躲閃。反將頸子一硬。這東西倒在桌上。登時將桌子壓斷了。腿桌上杯盤不待說都壓得粉碎。原來壓下來的是染坊裏滾布的元寶。

形石頭足有四五百觔重。老道跳起身來怒道：「你們無端要害我的性命。我於今也要取你們的狗命。」這些流氓見又不曾把老道打死，嚇得都往門外逃跑。祇藍仙果沒有跟着逃出來。大家逃出門還怕老道追趕，跑了多遠不見老道的影子，方敢停步。過了好一會回家看時，老道和藍仙果都不知去向了。衆流氓正恨藍仙果走漏消息，巴不得他從此脫離濼口的流氓團體。藍仙果的伯叔兄弟更不把藍仙果失蹤當一回事。悠悠忽忽的過了二十年。藍仙果忽然回來了。藍家雖沒有產業，然一所住宅是祖傳的。藍仙果名下也有幾間房屋。藍仙果初回的時候，衣服也還穿得齊整，手邊也還有些銀兩。藍家的人以爲他出門得了好差事，鄉下人的眼皮淺，不敢再和從前一樣存輕視的心了。本地的商人也多有與他往來的。及在家住了將近一年，手邊的錢使光了，也不提出門謀事的話，仍是每日走東家遊西家，不務

正業有人問他出門二十年。在甚麼地方停留。如何生活。他祇是含糊答應。不肯向人說出一個所以然來。淥口有一家最大最老的南貨店。招牌叫做

羅元泰。羅元泰的大老。爲人極精明能幹。自他經手做買賣。

每年至少也得賺幾

千塊錢。藍仙果雖與

淥口街上各家店東

多有往來。然獨和羅

兩或二十兩情願送銀子給藍仙果。用藍仙果也利用自己的一樣。一不推

辭。二不道謝。是這般過了兩年。羅元泰的兄弟都背地說起閑話來了。怪大



元泰的大老。最要好。藍家住在淥口對河。藍仙果時常在羅

元泰談到夜深回家。

大老。知道藍仙果

無錢使用。不待藍仙

果開口借貸。每月十

老闖不應該每年送幾百兩銀子給藍仙果使用。藍仙果原是淥口地方的一個遊手好閑的痞棍。如何值得每年花幾百兩銀子供給他。大老闆說道。二十年前的藍仙果誠哉是淥口地方有名的痞棍。於今却不然了。你們看他的外面。雖像是一點兒能耐。沒有。但是我細心看他。可斷定他有絕大的能耐。羅家兄弟不服。問大老闆。何以知道他有絕大的能耐。大老闆道。他雖不會對我說。他有本領的話。然我看他時常在我這裏坐談。到三更以後。纔回家去。祇就這一樁。已經不是尋常人所能的了。羅家兄弟笑道。這有甚麼道理。難道在人家坐。到三更半夜。回家的。都有本領嗎。大老闆道。你們又不是外省人。也不知道這淥口的情形嗎。淥口的渡船。每夜初更以後。便停泊在對岸。誰也叫他們。不過來。你們不知道麼。羅家兄弟道。這也算不了甚麼。他是當痞棍出身的人。或者和駕渡船的。有交情。每夜約好了。三更以後到。

這邊接他。這也算得是本領嗎。大老闆沒有話辦白了。祇得向藍仙果道。你
我來往了二三年。交情不爲不厚。你雖沒有在我面前逞過本領。我却知道
你確是一個大有本領的人。所以情願拿我做生意。辛苦賺來的錢。供奉你。
不過我的幾個兄弟。多沒有眼力。覺得我不應該是這般供奉你。我和他們
爭論也爭論。不過你得當着他們。顯點能爲出來。使他們相信我的眼力。不
差纔好。藍仙果笑道。我本來沒有甚麼能爲教我。顯甚麼東西給他們看呢。
你又何以知道我有本領呢。大老闆將每夜過河的話說了。藍仙果道。你
真可以算得我平生第一個知己。你若不是有夙根的人。也沒這般眼力。沒
有這般心思。我此刻雖沒有了不得的本領。但祇求使他們相信你的眼力。
不差。那倒不是一件爲難的事。我早已聽得人說。不以你供給我爲然。不
僅你自家兄弟。滌口街上的商家。差不多全是這般見識。越是反對我的人。

多越使我感激。你不已。你就不教我顯本領。我不久也得玩點兒把戲給他們。瞧瞧使你不至得浪交匪人的惡名。纔對得起你。不過我所躊躕的就是。一時還想不出一個顯的方法來。大老闆道。應該如何顯法。是非由你自己斟酌。不可因爲我究竟不知道。你有些甚麼本領。藍仙果低頭思量了一會。笑道。有了。有了。我想了一個法子。做起來。雖近於招搖。然既是有意做給人家看。招搖是免不了的。我打算借你這房子。請一回客。將淥口街上。大行小店的。老闆和賬房。都請來。我安排二三十席上等酒菜。大家歡呼暢飲一天。你說這法子好不好。大老闆道。法子雖好。祇是太勞神費事了。並且二三十席上等酒菜。就得耗費不少的錢。無名無色的給他們一頓吃喝了。也太不合算。藍仙果道。要勞神費事。耗費銀錢。那我又何必多此一舉呢。爲的是正要借此顯一點兒手段。給他們看看。不請他們吃酒席。不好意思。無端把他

們。都。邀。到。這。裏。來。看。我。顯。本。領。我。回。想。二。十。年。前。在。這。裏。住。着。的。時。候。隨。便。一。舉。一。動。都。有。些。對。不。起。這。裏。的。人。於。今。我。自。謂。改。邪。歸。正。了。回。家。本。應。該。辦。點。兒。酒。菜。接。大。家。來。歡。叙。一。番。算。是。我。藍。仙。果。向。他。們。道。歉。的。意。思。祇。是。用。我。一。個。人。的。名。字。發。帖。給。他。們。而。所。請。的。地。方。又。在。你。家。裏。似。乎。不。大。妥。當。我。想。用。你。和。我。兩。個。人。的。名。字。好。在。此。刻。正。是。二。月。就。當。作。請。春。宴。罷。你。祇。須。預。備。桌。櫈。和。幾。個。斟。酒。送。菜。的。人。酒。菜。茶。飯。點。心。你。多。不。用。過。問。我。自。去。向。酒。席。館。借。來。大。老。闖。道。這。濼。口。是。個。小。地。方。菜。館。雖。有。如。何。能。包。辦。二。三。十。桌。上。等。酒。席。我。看。這。事。你。得。斟。酌。妥。當。我。並。不。是。因。爲。在。我。家。裏。請。客。怕。勞。神。破。費。原。是。爲。要。顯。本。領。給。他。們。看。不。要。弄。巧。反。成。拙。纔。好。藍。仙。果。笑。道。你。儘。管。放。心。照。我。說。的。辦。便。了。請。客。的。日。期。可。以。隨。便。你。定。我。是。無。論。在。甚。麼。時。候。都。能。辦。到。若。將。客。請。來。了。沒。有。二。三。十。桌。上。等。酒。席。開。出。來。我。何。

苦無端出醜。反使你爲難呢。大老闖聽了。雖相信藍仙果不至於荒唐。但也不知道他將怎生辦法。祇好依他說的。用兩人的名字發了二百多份請帖。請春宴發到二百多份帖。這種大宴會。不但滌口地方不曾有過。就是長沙省會之地也少有這般的豪舉。這帖發出去。已是很使人注意了。而請喜宴的主人。又有藍仙果的名字。在內。藍仙果是滌口人人知道的光蛋。有甚麼錢能請客呢。更是使人特別注意到了。請酒的一日。羅元泰廚房裏還是冷清清的。毫無準備。滌口街上幾家酒菜館裏。也不見羅藍兩家的人去定酒席。被請的人多方打聽。纔知道這番請春宴。是藍仙果有意借此顯能。爲給人看。請酒的日期到了。藍仙果早飯後就到了羅元泰。對大老闖說道。我今日定的酒席。是長沙大酒菜館裏的。錢雖花的不多。然我這番意思。不能謂之不誠。因我沒工夫在席上陪客。你可將我這話在席上表白一番。大老

闕望着藍仙果發怔道。長沙的酒席怎麼能叫到淥口來吃。卽算你有法術能搬運得來。祇是你說沒工夫在席上陪客。你到那裏去呢。藍仙果聽了知道大老闆的意思無非怕坍台。便笑着說道。我連陪客都沒有工夫。還有工夫到那裏去嗎。你給我一間僻靜而有窗孔的房子。將我反鎖在房裏。客來了。要茶要點心。以及杯筷酒菜。祇須打發人到窗孔外邊來搬就是了。非等到吃喝完了。我不能出房。因此我沒有工夫陪客。大老闆這纔安心騰了一間僻靜的房子給藍仙果。藍仙果進房的時候。吩咐不許人在外邊窺探他。吩咐雖是這般吩咐。然羅元泰全家三四十口人聽了這種奇事。如何能忍得住不窺探呢。不知窺探得了些什麼。且俟第十四回再寫。

第十四回

世亂年荒殷勤籌巨款

臘殘歲迫慷慨代長征

話說藍仙果進了那間靜房。羅元泰全家的人。忍不住都前去窺探。祇見藍仙果進房之後。整了整身上衣服。朝着長沙這方面連作了三個揖。口中好像同時念着咒語。念完之後。從身上脫了一件長衫。下來抖開覆在地下。然後端了一張椅子。坐在覆衣服的前面。閉目不言不動。不一會外面客來了。羅家當差的到窗孔外。要茶要煙。要點心。祇見藍仙果兩手從衣服底下一件一件的拿出來。茶和點心都是熱騰騰的。越拿越有。比雇了許多廚子在。家中辦的還來的整齊。迅速些。看那些盛點心的盤碟上都刻了天然台菜館的招牌字樣。天然台是那時在長沙最著名的大酒菜館。凡是到過長沙的人無不知道。二十多桌上等翅席。都是由藍仙果兩隻手從一件長衫底下端出來的。應冷食的冷。應熱食的熱。連出菜的次序都沒有錯亂。各人喜孜孜的吃。喝得酒醉飯飽。纔大家恭維羅大老闆有眼力。藍仙果的聲名就

這回傳遍醴陵全縣了。當藍仙果沒有顯本領得聲名之前，淥口街上除了羅元泰的大老闆，誰也不肯拿出一文錢來接濟藍仙果。就是藍仙果因閉着無事去這些人家閑坐，這些人家也不大招待，自顯了這回本領，許多人便爭着延請來家款待，爭着問是否需錢使用。藍仙果却絕跡不到這些人家去了。也不用人家的錢，自己沒錢使用的時候，仍是向羅大老闆開口。羅大老闆問他是甚麼道理，前後改變了態度。他說看我有這些法術，始殷勤款待我的人，十九想利用我，得些好處。即算這人有品格，不想利用我，得些麼好處，想我隨時玩些把戲給他們看，的心思是免不了的。我何苦自討麻煩呢？淥口人聽得了這種言語，纔不爭着延請了。一日藍仙果忽對羅大老闆道：「今年湖南的局面很難安靜，你家的生意在淥口街上首屈一指，今年却不可和往年一樣放手做去。最好把範圍縮小些，第一現款不宜多留在

店裏大老闆問甚麼緣故。藍仙果道：你照我所說的注意便了。不用追問緣故。更不可將我說的去向外人說。大老闆是最相信藍仙果的人。聽了自然非常注意。果然這年南北戰事發生。生意上大受影響。南兵潰退的時候。攸醴一帶都遭了劫掠。淶口街上僅羅元泰一家。因事前得了警告。損失極少。不過羅家的生意。大因湖南全省被兵的關係。放出去的賬項。到年終。有七八收不回來。而所欠漢口的貨賬。是照例不能拖欠。過年的大老闆親自出門收賬。直到十二月二十五日。方回淶口。計算償還漢口的貨賬。尚少五千元。已是羅掘俱窮了。把個羅大老闆急得無可奈何。藍仙果雖是時常到羅元泰來。但是彼此所談的。從來不關生意上的事。大老闆因藍仙果平日尚且受人的接濟。不待說是沒有力量幫助人的。所以也懶得對藍仙果提起短少五千元還賬的話。祇是愁眉苦眼的。唉聲嘆氣。藍仙果是何等精明。

的人看了大老闆這般焦急的神情，便問他爲甚麼事。大老闆見問，遂很簡單的說了原因。藍仙果道：「既是你自己的賬收不回來，將欠人的稍緩償還，大概人家也可以原諒你。一則因你平常不是不重信用的人，二則今年湖南的商家差不多沒一行不受戰事的影響，年終不能償還貨款的估量，必不止你一家。你何必急得這樣？」羅大老闆搖頭道：「做生意的誰肯用你？這般心思原諒人，明年不打算做生意了。今年不償還，便不要緊。生意不能停歇，信用是萬不能失的。世間欠賬不還的人，誰說不出一篇可以邀人原諒的理由呢？我家七八十年的老店，於今在我手裏，坍這們大的台，我此後不但對不起同行的人，連死了都沒有面目見開設羅元泰的祖先。說時更加急得如熱鍋上螞蟻。藍仙果道：「遲還幾千塊錢的賬，就有這們大的關係嗎？既是如此，你不用着急。你祇說至少要幾千塊錢，方能保全你歷來的信用。羅

大老闖道：「已計算了，非五千塊不行。」藍仙果道：「你供給了我幾年的衣食，你於今有爲難的事，我若袖手旁觀，論情理也太說不過去了。你不用着急，我決計帮你的忙。」羅大老闖笑道：「你快不要存心和我客氣，你我相處幾年，我豈不知道你的境况，何必存心和我客氣呢？」藍仙果道：「能帮你的忙，我自己因爲沒抵款，不能約期償還，所以不能借錢。你於今是有確實抵款的，祇不過受了戰事的影響，一時收不回來，我敢大膽代替你。」



去借五千塊錢來祇問你打算約甚麼時候還人家。約定了是不可展期的。利息一文也不要。羅大老闆半信半疑的說道。雖承你的好意。肯代替我去。借。但是今年的銀根緊得非常。還漢口的賬全要現款。此刻想在湖南辦五千塊現洋錢。無論如何有信用的殷實大商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不是生意場中的人。不知道這種情形。所以看得這般容易。藍仙果笑道。你是最知道我的人。最相信我的人。怎的今日倒說出這些話來了。若依照平常借貸的手續。在湖南借錢。難道你不會自己去借嗎。你的信用倒不如我嗎。不用多囉。哏。耽擱時間。你祇快些打算。這款項在明年甚麼時候一定可以償還。時期約遠一點兒不要緊。到期是不能展緩的。羅大老闆見他這們說。始欣然說道。既不妨遠約。就請約明年端午節還償罷。藍仙果點頭道。不是我小氣。不相信你。你用羅元泰的名義寫一張五千元的借字。給我非經過。

這手續不足以昭慎重。因五千元在我等小民眼中看了不是小款。項羅大老闆也猜不出藍仙果將向何處借貸。祇得隨即寫了五千元的借據。並蓋好了羅元泰的圖章。藍仙果接了揣入懷中。道：你那間僻靜房子再借我用。羅大老闆便將他引進那房間。照前次的樣把房門反鎖了。約莫經過一點鐘的時間。藍仙果即在房裏叫開門出來。祇見他脫下了身上長衫。裹了一大包東西。抖開來看時。一色是漢口的鈔票。點數恰恰五千元。羅大老闆看了欣然向藍仙果作揖道：你幫了我這五千塊錢的忙。我真感情不淺。我有了這款子。立刻就親自動身到漢口去。可惡這個月偏是小建。今年十九不能趕回家過年。我們明年再見罷。藍仙果道：有錢還賬何必親自去呢。羅大老闆道：年終歲暮。湖南的銀錢又如此艱難。幾千塊現洋託人送去如何能放心。我家往年照例是二十四日以前匯款去漢口還賬。今年已經

過了二十四日祇餘四天就是明年元日了。非我親自去不妥當。藍仙果道：你是一家主持的人，豈可不在家裏過年？我索性替你去跑一趟罷。你將簿據和來往的摺子給我，比你自已去的迅速些。羅大老闆躊躇道：有我替我去，自是千妥萬妥，不過這們風雪的天氣，害得你辛苦，一遭我心裏總覺有些不安。你打算乘火車去呢？還是搭輪船去呢？藍仙果望着羅大老闆笑道：輪船火車的費用留在這裏辦吃喝的東西過年，我還是祇須借你那間僻靜的房子坐坐。羅大老闆當即將漢口各往來店家的簿賬交給藍仙果，並簡單的說明了一遍。這回就關在房裏坐了三點多鐘纔出來，交簿據給羅大老闆看道：不但簿上蓋了各店家如數收訖的圖章及正式收條，我並且要各店都回一個電報給你，你這下子可以放心了。麼？不知羅大老闆如何回答。且俟第十五回再寫。

第十五回 求賢士秉節顧衡廬 退敵軍卜龜得預朕

話說羅大老闆聽了這話。當然沒有話說。到了次日。羅大老闆果然接了幾個電報。都說承派藍某來尊。賬已如數收。楚羅大老闆因此感激藍仙果。是不待說。一家的人。簡直把藍仙果當天人看待。漸漸有些顯宦。因聞藍仙果的名。特地到醴陵拜訪他。他並不拒絕。不過有些糾纏着。他要跟他學法的。他便用種種的言語推諉。祇有醴陵的葉能珂。是一個學陸軍的人。和他的交情獨好。這年南北戰爭的結果。張敬堯做了湖南督軍。南軍退到衡州。以上駐紮。那時葉能珂在趙恆惕跟前當參謀。長因自家軍隊打了敗仗。圖謀報復的心思十分急切。知道藍仙果多神奇的法術。占卜更是異常靈驗。遂與趙恆惕商量。要迎接藍仙果到軍中幫忙。趙恆惕也久想見見這個異人。當下就派了一個副官。帶了葉能珂親筆寫給藍仙果的信。並極隆重的聘

禮到淥口來歡迎。藍仙果看了信對那副官笑道。葉先生弄錯了。我是一個山野之夫。疎散半生。懶惰成了習慣。如何能到他軍隊裏面去呢。副官連忙說道。葉參謀長曾說過了。他知道藍先生是修道清高的人。厭惡塵囂。他已準備了幾處房屋。都是極幽雅僻靜的。聽憑藍先生的尊意。歡喜住那處。就住那處。軍隊裏面嘈雜不堪。怎敢留藍先生住呢。藍仙果道。我從來是住在市鎮之中的。塵囂並不厭惡我。所以說不能到軍隊裏面去。是因爲我疎散了半世。甚麼學問也沒有。軍隊中那有用得着我的事。我不會讀書。也不會寫信。就請你口頭回復。葉先生承他的好意。提拔我。無奈我是福薄的。人不能受他的栽培。拾舉郴州是我舊遊之地。我若因私事到了郴州。必去看他。此時因此問未了的事。尙多。委實不能奉命。那副官說了許多敦勸的話。都是枉然。結果連聘禮也不肯收受。副官祇得掃興而回。葉能珂見派人

聘請不動。仍不死心。親自到滌口來。直到藍仙果家裏。藍仙果好像預知。葉能珂會親自來接。先一日忽然吩咐同住的人。說出門須幾個月纔能回來。匆匆駛着一個包袱走了。葉能珂到藍家問知了這種情形。若是旁人必然又失望而去。葉能珂却心裏明白。藍仙果是有意躲避。不肯隨卽離開藍家。對藍家的人說道。我辛辛苦苦的跑到這裏來。是爲有要緊的事。非親見藍仙果先生不可。這回見不着。下次還是要來的。與其長途跋涉來回的辛苦。不如索性借住在這裏。等他這是他的家。他免不了要回的好。在我隨身帶了馬弁。可以借這裏的鍋灶自己辦火食。藍家的人認識葉能珂是藍仙果的好友。又是醴陵的有名人物。不便推託不肯。於是葉能珂就佔據了藍仙果的住宅。作久居之計。連住了四日。藍仙果似乎知道躲避不了。第五日仍駛了那包袱回來。進門見了葉能珂便說道。你我既屬要好的朋友。你何苦

定要使我爲難呢。葉能珂道於今北兵蹂躪湖南全境。土匪蜂起。我湖南的陵人。去年我醴陵所遭北兵焚殺擄掠的慘劫。是你親眼所看見的。在你雖有道術。知道是天數註定了。應該受此磨劫。然不能因知道天數如此。便不盡人事。以圖挽救。聖賢仙佛。何嘗不知道凡事都有定數。然救世度人的念頭。並不因之



少。歎。你。是。我。湖。南。特。出。的。人。物。你。却。操。着。手。眼。睜。睜。望。着。湖。南。人。受。北。兵。和。土。匪。的。蹂。躪。不。出。來。救。援。我。湖。南。三。千。萬。人。民。不。將。死。無。葬。身。之。地。嗎。藍。仙。果。見。葉。能。珂。說。得。這。般。愼。重。卽。點。頭。答。道。你。的。話。不。錯。但。我。生。不。讀。書。既。不。知。軍。事。復。不。知。政。治。你。教。我。憑。甚。麼。東。西。去。救。人。於。水。火。呢。葉。能。珂。道。你。對。我。說。這。話。未。免。太。欺。我。了。我。千。個。門。閻。不。下。馬。萬。個。埠。頭。不。泊。船。單。單。跑。到。你。這。裏。來。你。還。可。以。拿。這。些。話。來。推。諉。麼。老。實。對。你。說。你。這。回。不。同。我。到。郴。州。去。我。情。願。先。死。在。你。面。前。不。忍。心。望。着。三。千。萬。同。鄉。人。日。受。屠。戮。之。慘。說。時。猛。然。從。懷。中。拔。出。一。桿。手。鎗。來。對。準。他。自。己。的。太。陽。穴。要。扳。機。子。藍。仙。果。忙。伸。手。將。手。鎗。奪。過。來。說。道。何。必。如。此。我。定。同。你。去。就。是。了。你。以。爲。我。不。肯。同。你。去。是。有。意。高。蹈。殊。不。知。我。有。很。多。的。難。處。我。明。白。你。定。要。拉。我。出。來。的。意思。無。非。因。我。略。懂。得。一。點。兒。道。法。以。爲。可。以。利。用。這。點。兒。道。法。在。兩。軍。交。

戰。的。時。候。暗。助。一。陣。其。實。這。是。辦。不。到。的。事。葉。能。珂。聽。了。彷彿吃驚的神氣問道。何。以。是。辦。不。到。的。事。呢。藍。仙。果。道。辦。不。到。的。原。因。不。止。一。個。總。而。言。之。辦。不。到。就。是。了。庚。子。年。的。義。和。團。能。鎗。炮。不。入。並。不。是。騙。人。的。話。西。太。后。是。何。等。精。明。的。人。這。種。鎗。炮。不。入。的。不。近。情。理。之。談。若。不。曾。當。面。試。驗。有。效。豈。肯。輕。易。相。信。至。於。端。王。他。本。人。的。拳。脚。工。夫。是。楊。班。侯。傳。授。的。在。當。時。沒。有。對。手。義。和。團。神。拳。之。說。若。不。在。端。王。面。前。實。驗。有。效。端。王。又。不。是。一。個。鄉。下。小。孩。子。何。至。於。相。信。到。那。一。步。呢。八。國。聯。軍。所。恃。的。就。是。鎗。炮。義。和。團。的。人。應。該。不。怕。然。其。結。果。一。般。的。被。打。得。血。肉。紛。飛。即。此。可。知。道。法。在。平。日。儘。管。靈。驗。一。到。兩。軍。對。壘。的。時。候。便。不。能。作。用。了。葉。能。珂。道。我。們。要。借。重。你。的。地。方。很。多。如。果。不。能。用。道。法。助。陣。不。用。就。是。了。藍。仙。果。推。辭。不。得。祇。好。同。葉。能。珂。到。郴。州。當。時。湘。軍。中。一。般。官。長。對。他。無。不。推。崇。備。至。但。是。問。他。吉。凶。休。咎。

的話。他並不肯直說。祇有劉建藩戰死的這一次事。前他曾說了。這次戰爭。可望勝利。祇是須損一員大將。幾個高級軍官。知道他有飛劍殺人的本領。三番五次的誠懇要求他幫助一陣。他始終不肯答應。一次北軍由張懷芝帶了兩師人來攻攸醴。南軍因子彈不充足。原是準備退却的。然又有些不甘放棄攸醴。趙恆惕遲疑不能決。遂親自到藍仙果的住處。將情形對藍仙果說了。請他占一課。看是戰的好呢。還是退却的好。藍仙果即時占了一課。說道。用不着退却。一戰包可勝敵。趙恆惕笑問道。藍先生能保險麼。藍仙果正色答道。若千萬生命所繫。豈敢兒戲。準備迎敵便了。一定打勝仗。趙恆惕因此纔決心一戰。立刻回司令部發號。施令分左右兩翼應戰。趙恆惕自當中路。湘軍雖能奮勇。無奈子彈缺乏。兩翼僅支持了一晝夜。就沒了。子彈不能不潰退。兩翼既退。中路如何能獨支得住。把個趙恆惕急得甚麼似的。在

無。可。奈。何。之。際。便。又。到。藍。仙。果。的。住。處。說。道。藍。先。生。是。主。戰。的。說。一。定。打。勝。仗。於。今。兩。翼。都。不。能。支。持。的。退。了。我。們。中。路。還。是。戰。的。好。呢。還。是。退。的。好。呢。不。知。藍。仙。果。聽。了。這。話。如。何。回。答。且。俟。第。十。六。回。再。寫。

第十六回

奇術巧施轉敗爲勝

重譴立降非人實天

話。說。趙。恆。惕。這。話。雖。說。得。很。和。平。然。埋。怨。藍。仙。果。的。神。氣。已。完。全。露。在。面。上。了。藍。仙。果。絕。不。躊。躇。的。忿。然。立。起。身。說。道。戰。戰。我。陪。司。令。一。同。督。戰。去。不。勝。有。我。在。說。罷。挽。了。趙。恆。惕。的。手。往。外。便。走。率。了。一。連。衛。隊。直。到。前。線。督。戰。前。線。的。兵。士。本。已。支。持。不。住。將。要。退。敗。的。因。見。趙。恆。惕。親。自。帶。了。藍。仙。果。前。來。督。戰。不。知。不。覺。的。增。加。了。勇。氣。抵。住。北。軍。死。戰。不。過。北。軍。中。也。似。乎。看。見。趙。恆。惕。到。了。前。線。益。發。增。加。了。幾。門。大。炮。專。向。趙。恆。惕。藍。仙。果。同。立。的。一。座。

小山頭轟來一顆炮彈從趙恆惕頭頂上飛將過去落在背後田裏炸成了一個丈多口徑的大窟窿泥屑直濺到趙恆惕身上又一顆炮彈的碎片將趙恆惕身邊的一個馬弁兩腿炸斷了趙恆惕雖則是身經百戰的勇將然到了這步田地總不免有點兒膽寒而敵人炮火的力量更一陣密似一陣的增加。了。不由得用失望的眼光望着藍仙果說道藍先生看怎麼辦死傷太多怕不能不退了藍仙果臉上忽然改變了顏色橫眉怒目的望着敵軍那方面口中好像念着咒語祇見他脚尖一動隨即揮手向趙恆惕道我已將敵人的炮口移換了方向趕緊衝鋒過去可以大獲全勝趙恆惕聽炮聲果然稀少了且不見有一顆炮彈飛過來遂親自督隊衝鋒這一仗畢竟轉敗爲勝殺死北兵一千五六百名俘虜二千餘獲野戰炮十多尊北兵退三十多里還不敢住腳據俘虜的軍官說正在炮戰劇烈的時候十幾尊大炮

忽然無端歪倒了。多少人扶不起來。剛待報告炮兵司令這邊的兵已衝鋒過去了。措手不及。祇得各自棄下大炮。逃跑。湘軍中官佐聽了這種供詞。益發欽敬藍仙果如天人。但是藍仙果自從前線回到住處。就悶悶不樂的。不大言笑。彷彿心中。有重大憂慮之事。一般湘軍官長法。可以挽回了。就爲前日助陣一事。已遭天譴。幸尙有半年可活。足以勾當我生平未了的事。林葉二人聽了吃驚問道。祇助了一陣。先生並不會動手。



問他爲甚麼事。這們憂慮他祇搖頭說沒有甚麼憂慮的事。惟對林支宇及葉能珂說道。我甚悔此行太孟浪。然於今已沒有方

殺傷敵人何以便遭天譴。藍仙果道：我豈肯向兩位說假話。我輩修道必先鍊就劍術及各種法力，並不是爲要對肉體。凡夫使用的，如果可以拿劍術及各種法力對付肉體，凡夫那麼祇要有我一個，人就足夠對付在湖南的北兵而有餘了。爲的是修道的人，無論深藏在甚麼地方做工夫，照例有種種魔障前來妨礙進步。劍術法力是在這時候使用的，因妄用劍術法力以致傷害了凡。人生命無不立遭天譴。此中利害，我早已知道，其所以不願意跟葉先生出來，就是爲明知葉先生看得起我，並不是看得起我本人。乃是看得起我的劍術法力。我使用則得罪於天，不使用則得罪於人。左右爲難，祇以不出來爲好。無如你葉先生不知道我爲難之處。親自來舍間坐守，逼得我不能不出。然我抱定了主意出來，儘管出來，決不輕易使用劍術和法力。想不到這次因一念私心作祟，以致鑄成大錯。雖追悔如何來得及啊。葉

能。珂。問。怎。麼。是。一。念。私。心。作。崇。藍。仙。果。歎。道。這。回。的。戰。爭。若。發。生。在。外。省。便。是。葉。先。生。到。我。家。坐。守。也。不。能。逼。我。出。來。若。戰。爭。火。線。不。在。攸。體。境。內。不。怕。桑。梓。地。方。再。受。北。軍。糜。爛。也。不。至。弄。到。今。日。的。結。果。因。存。了。怕。桑。梓。糜。爛。希。望。湘。軍。勝。利。的。念。頭。占。課。也。就。得。了。勝。利。之。兆。或。戰。或。走。的。關。係。何。等。重。大。趙。司。令。既。取。決。於。我。一。句。話。我。豈。可。不。負。責。任。的。亂。說。我。平。日。占。課。從。無。不。驗。之。事。所。以。敢。大。膽。主。戰。誰。知。就。因。心。中。有。一。點。希。望。湘。軍。勝。利。的。私。念。占。出。課。來。也。隨。着。念。頭。轉。移。了。若。果。爲。我。主。戰。的。一。句。話。使。湘。軍。喪。師。失。地。使。家。鄉。地。方。受。敵。人。蹂。躪。教。我。此。後。如。何。做。人。我。和。趙。司。令。同。立。在。那。小。山。上。正。當。情。勢。危。急。的。時。候。趙。司。令。問。我。怎。麼。辦。我。這。時。明。知。助。戰。必。遭。天。譴。但。也。顧。不。得。了。原。打。算。吐。劍。出。來。向。敵。軍。橫。掃。一。陣。無。如。敵。軍。不。該。死。在。飛。劍。之。下。劍。一。到。喉。管。中。便。橫。梗。不。能。動。了。至。今。喉。管。刺。痛。當。時。祇。得。發。願。以。身。

相。殉。纔。得。將。敵。軍。的。炮。口。移。動。此。生。既。是。僅。有。半。年。的。壽。命。了。未。了。的。事。尚。多。委。實。不。能。再。在。軍。中。效。力。了。並。且。我。有。一。個。同。道。的。朋。友。已。從。漢。口。動。身。到。醴。陵。來。訪。我。快。要。到。醴。陵。了。我。更。不。能。不。回。家。等。候。就。此。與。二。位。先。生。告。別。了。葉。能。珂。心。裏。很。不。安。的。說。道。我。真。害。了。你。了。難。道。就。不。能。讓。解。嗎。藍。仙。果。搖。頭。笑。道。與。你。有。何。相。干。犧。牲。我。一。條。性。命。能。使。湘。軍。不。致。喪。師。失。地。家。鄉。地。方。不。受。敵。人。蹂。躪。也。算。死。得。很。有。價。值。的。了。孔。夫。子。說。過。的。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祇。是。這。些。話。毋。須。說。了。我。這。回。從。軍。和。兩。位。相。處。最。密。也。是。有。緣。此。時。別。離。在。即。後。會。無。期。我。憑。着。一。線。之。明。想。援。臨。別。贈。言。之。例。贈。兩。位。幾。句。話。望。兩。位。記。在。心。裏。林。葉。二。人。很。高。興。的。靜。聽。藍。仙。果。先。對。葉。能。珂。說。道。你。近。年。的。命。運。不。甚。佳。妙。最。好。不。在。軍。政。兩。界。討。生。活。家。居。五。年。之。後。再。出。來。便。是。一。路。坦。途。沒。有。妨。礙。了。葉。能。珂。點。頭。笑。道。當。軍。人。的。在。戰。爭。的。時。候。

危。險。自。是。時。刻。難。免。的。祇。是。何。能。由。我。家。居。不。出。來。呢。藍。仙。果。道。當。軍。人。的。能。死。在。火。線。上。是。極。端。榮。幸。的。事。所。可。慮。的。就。是。不。死。在。敵。人。之。手。而。死。在。自。家。人。手。裏。那。便。不。值。得。了。隨。即。掉。轉。臉。對。林。支。宇。道。你。此。後。的。運。命。也。不。甚。佳。不。過。比。較。葉。參。謀。長。的。好。些。此。去。五。年。之。後。最。好。也。要。家。居。兩。年。不。問。國。事。過。了。那。兩。年。方。可。望。事。業。成。就。運。命。如。此。是。勉。強。不。來。的。說。畢。即。起。程。回。潁。口。湘。軍。中。官。長。雖。不。捨。得。放。他。走。然。既。知。他。因。助。戰。受。了。天。譴。也。就。不。便。強。留。了。葉。能。珂。雖。是。很。相。信。藍。仙。果。但。因。不。能。遵。守。他。的。臨。別。贈。言。後。來。畢。竟。在。別。後。第。四。年。因。程。趙。之。爭。被。趙。恆。惕。殺。了。臨。死。時。方。想。起。藍。仙。果。死。在。自。家。人。手。裏。不。值。得。的。話。已。是。追。悔。不。及。了。藍。仙。果。回。潁。口。的。這。日。正。是。周。神。仙。帶。了。熊。靜。藩。到。潁。口。的。這。日。二。人。竟。像。約。會。了。的。在。路。上。相。遇。了。一。同。到。藍。家。在。藍。家。住。了。幾。日。仍。回。漢。口。在。船。上。無。事。周。神。仙。纔。將。藍。仙。果。助。

戰。遭。天。譴。的。話。詳。詳。細。細。說。給。熊。靜。藩。聽。熊。靜。藩。計。算。時。日。周。神。仙。在。漢。口。邀。他。一。同。動。身。到。湖。南。來。的。這。日。正。是。藍。仙。果。助。戰。大。破。北。軍。的。第。二。日。那。時。周。神。仙。便。已。知。道。藍。仙。果。犯。了。天。譴。的。事。了。可。見。他。們。這。類。異。人。對。於。千。里。以。外。的。事。有。如。目。睹。一。般。此。外。還。有。許。代。奇。人。留。待。將。來。有。空。的。時。候。再。把。他。們。的。事。蹟。細。細。叙。述。出。來。本。書。却。就。在。此。暫。告。結。束。了。

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再版

現代奇人傳 (全一册)

【每部定價銀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者 平江不肖生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所 上海大連路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

48



分發行所

奉天 北平 天津 太原 濟南 重慶
漢口 長沙 衡州 南昌 蕪湖 徐州
南京 無錫 杭州 溫州 蘭溪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梧州

世界書局

捐贈者	茅以升纪念馆
册数	25
日期	1983.3.09

第 426 册

